

南國之我

艾蕪創作

8  
2  
7





南國之夜

艾蕪創作

## 南 國 之 夜

一

跌在峽裏的江水，有節奏地吼着，像拍嬰孩那麼地，把這兒的山，這兒的谷，拍入深宵的夢中。

藍色的羣峯，溫柔地，靜穆地，躺在星空底下。

月光似水一樣匯在空場上，而畫出了無數的牛和羊的陰影。搖動尾巴和細嚼乾草的聲響，像小雨洒着秧苗那麼地，到處瀾漫着。

野火爛洋洋地跳動。守夜的牧人，嘴裏吊着旱烟，雙手輾抱着膝頭，仰起又倦怠又甯靜的面孔，在火光四週，微紅地繪了出來。

芒果樹蔭下，黑森森地。從那兒流出了年青女兒的，柔和而憂鬱的歌聲。

坡上邊立着一座濃黑的小洋房，吐出了雪白的煤氣的燈光，像威嚇坡下茅草，房那麼地耀射着。

坡下邊走着一個高大的陰影，偏偏倒倒地。那麼醉了，嘴裏還哼着曲兒哩。樹葉裏滴下月光的雨點，零亂地，洒在他的衣上，髮上。

這是應該醉在輝煌的夜俱樂部裏的哪。故鄉的英格蘭的姑娘，閃着妖媚的藍眼珠的，這時一股腦兒忘乾淨了。

南國的山裏的女兒，那是有着南國的芳香的，那是有着咖啡椰子香蕉的芳香的。黑的頭髮，黑的眼珠，黑的牙齒，是在他的眼前了。象牙色的酒窩，閃着一串笑，正擦撥着他的酩酊的心境啊。

這一夜，就要再那麼地捉她一個；這刻兒，正向那些地方：芒果蔭下，芭蕉蔭下，椰子蔭下，……走去的。

「我和你，我和你，

披着呀，美麗的，孔雀的花衣，

飛去啊，飛去啊，那深深的山裏。」

歌聲隨着夜的涼風，播進茅屋子來了。

老頭子的頸項一硬，倏在嘴巴上的瓦罐子，突地噴出了水來；跟着一陣劇烈的咳嗽。隨即盯着老婆子喊，是那麼地凶猛，黑褐色的眼珠，幾乎裂出眼眶了。

「聽呀，聽呀，還唱着哩！」

老婆子吐去了滿口紅色的板榔汁水，怪生氣地，在往日，那是要戟着一根乾枯的指頭，點着老頭子的鼻尖臭罵的。

「我們從前不也是這樣麼？你呀，老癩懂！老糊塗！」

但這時，看了他一眼後，就把剛要硬起來袒護女兒的心情，不知不覺地輕輕軟下了。接拿着顫在老棕皮手裏的水罐子，閃動着水那麼柔和的眼光，溫婉地小

聲說：

『得教訓一次哩，這野馬！』

『教訓？那不是，那不是又得罪了你的寶貝麼？』

老婆子的嘴唇，往上一翹，打算狠狠地抵他幾句，但也掉開臉，向着屋外，什麼話也不忍說了。

月上的牛欄，靜悄悄地。入夜該替牛兒燃的一大堆烟火呢，沒有了。樂得蚊子在那裏歡聲地唱着，舞着哪。那有着兩個溫柔的大眼睛的水牛兒，也許是正在遠方的城市裏，懶懶地不想嚼草，懷戀着牠的老主人吧？

那天老頭子掙扎在十幾隻炭條那麼黑的手腕裏，拚命把身子塞在牛欄門口，嘴邊努出了兩大堆白沫，像狂人那樣地哭喊：

『不是我不繳納呀！不是我不繳納呀！』

那搶牛情形的悲慘，那印度警察的狠毒，驀地又擊打着她的心扉了。黃豆那

麼大的淚珠，偷偷地綴在眼角邊上。

瓦罐子裏的涼水，從手上慢慢地傾了下去，一條銀白的光，閃在斜照進來的銀灰色的月下。

老頭子氣呼呼地，把英國花布的圍裙，緊緊在腰間，腿上黧刺的藍色龍紋，便在月光中朦朧地顯露出來，背後揹着一條棕樹棍子，瞧一下那麼呆呆出神的老婆子，就蹣手蹣足跑到外面，投向月下樹蔭裏去了。

### 三

「也許明天，就要喪失生命，  
也許明天，就要兩下離分。」

一聽着這又不是自己女兒唱出的歌聲，老頭子就仍然忙把剛要衝去撲打那樹下兩個陰影的足步，忽地收住了。

鎖住了一串的心跳和喘氣，便又照例轉過身，邊走邊罵：



『買鹹魚放生，你們真不知死活呀，真不知死活呀！』

『今宵呀，今宵呀』

我們且抱個緊緊。』

仍然唱她的，祇不過小聲些了；同時，兩個坐着的陰影，站了起來，走避開去。

那鬼丫頭不知躲在那兒？老頭子氣極了，人也倦了，就一屁股坐在一株椰子樹下，英國花布圍裙，散在腰間，也管不得了。祇是氣忿忿地連連哼着：

『這年歲呀！這年歲呀！』

破傘似的椰葉裏，落下了慘白的月光的線條，老人的四週越顯得陰悽悽的。近處的歌聲，一時沉寂了。草裏的花蛇，卻嘶嘶地叫着。

驚地舉起了兩手，伸向空中，悲切地禱告着。

『真正的緬甸的王啊，你怎麼——怎麼還不起來呀！……』

一九三〇年——也許三一年，緬甸一定不是英國人的緬甸了！緬甸一定要翻個身了！

過路的江湖術士，算了命後，悄悄地這麼說着。

金塔寺下的長老和尚，說了法後，也悄悄地這麼說着。

消息雖是悄悄地透了出來，但卻宏大地，波濤那麼似地，由這個茅屋冲到那個茅屋去了。

椰蔭遮着的井邊，沖涼的裸着上身的女人，也忘記打水了，抓着旁邊正在擦洗身體的男子，挖根挖底的問。

「真的麼？真的麼？」

老太婆也忘卻圍在身邊的雞了，丟下了手裏的穀籬，趕着多嘴的兒子，焦灼地詫責。

「安心闖禍麼？我的老子，不要亂說哪！請你不要亂說哪！」

年歲是苦惱的。

人們是憂鬱的。

誰能禁止不亂說呢？

堅實的農民的胸中，燃起了希望的火了。

江水也不能沖沒的。

海濤也不能打熄的。

誰還能撲滅牠呢？祇有蔓延開去。

遠遠近近的村莊和村莊，遠遠近近的城市和城市，都像在劫難逃那麼似地，一齊燃起希望的火，冒着反抗的烟燄了。

『真正的緬甸的王啊！唉，你怎麼還不起來呀？怎麼還不起來呀！』

除了這喃喃的重複的禱告，這悲哀的悽惋的嘆息，四週都像死一樣地靜默着。

祇是遠處，有個青年男子在雄偉地歌唱，聲音向江邊搖曳着去。

「你不要那麼擔心呀！

我哪，原是猛虎的子孫；

曾在野象窩中長成；

曾與鱷魚，江中嬉戲；

曾與……」

漸漸地低微，一轉眼，竟為峽裏的江聲吞沒了。

#### 四

手電筒射出一股銳利的白光，也像大塊頭主人那麼地醉了，閃爍不定地在樹蔭處飄忽；年青人一見便悄悄地躲開去。

棲在枝頭的夜鳥，啾啾吱吱地驚叫起來，嘈嘈地碰出枝叢，散在明月的空中，亂飛着；一會兒，又投入遠處的樹蔭裏去了。

大塊頭還是醉醺醺的，偏偏倒倒地走着；嘴裏還是模模糊糊地哼出 Rio Rita 的曲子。背後不時擊來幾塊小石頭，或是飛過耳邊，或是落入草叢，他自己卻一點也不知道。

年青人跟在遠遠的後邊，嗤嗤地發着笑。

老人悶在椰子樹蔭下，棕棍子丟在一旁，低頭睡着，這便帖帖服服地做了大塊頭的俘虜，而且美麗地出現在朦朧的醉眼裏了。

老人枯瘦的身子，立即抱在大塊頭的懷裏；同時又被兩隻有毛的大手，週身猥褻地亂摸着；鬆散了的花布圍裙，也扯到膝以下了。

老人馬上被弄醒了，驚跳起來，又氣又恨地，大罵着。隨即抓着棕樹棍子，下死勁地亂打。

大塊頭的腦袋瓜，碰在棍上，碎了一角了。毛茸茸的大手，忿怒地扯出腰間的手槍，朝前就是一放。同着槍聲，老人便在火光一閃中倒了下去；於是，這活

在上的四十五年的軀體，掙扎在椰蔭的暗處，傾出了生命的最後的血來。

遠遠近近的夜鳥，都一齊由樹叢中驚飛起來，嘈雜地噪入夜明的空際。入夢的羣峯，也驀地吵醒了。星星在深藍的天上，曇着不安的眼睛。

年青人擎着火把，趕到椰子樹下來了。各個的心裏，都燃起了忿怒和復仇的火燄，像火把那麼熊熊地焚燒着。

火光描出了一個着花裙的赤足姑娘的姿影，伏在老頭子身邊，聳着青衣的兩肩，荷荷地大聲哭着。籠在頭頂的大堆髮髻，全鬆散了，襟上一朵雪白的團花，落在冒血的胸上，一瓣瓣地，漸漸染紅了。

大塊頭包圍在忿怒的眼光裏，金髮捲屈的腦袋，正躺着血，流下來，染紅了半邊臉子。手裏兇殘地握着準備再放的手鎗，鎗口吐出這樣的話語：

『來一個死一個！』

看着老頭子那麼地兇死，看着愛人那麼地痛哭，一個紮好了圍裙的年青人，

便獅子似地先撲了過去。大塊頭剛要再放一鎗，湊巧就被另一年輕人突地連手連鎗舉了起來，碰的一聲，子彈射向天際去了。

羣衆驚閃開去。一回頭，大塊頭已倒在兩個年輕人的足下了，就一齊跳攏來，瘋狂地亂撲着。

於是，無數的拳頭，無數的足腿，齊向着這一塊雪白的肉體，發瀉了數十年來積下的怨氣。

## 五

好糊塗的村長啊，這該殺的莽地亞！

好狠毒的村長啊，這該殺的莽地亞！

把跛了足的貌貌桑，也開在暴徒的名單上——還不滿足！

把害了病的烏老頭子，也開在暴徒的名單上——還不滿足！

竟連事後趕來看鬧熱的牧人，也開上去了。

『我才來的呀，村長，沒有我哪，沒有我哪，沒有我哪，沒有我哪，』

牧人一把拖着村長的水綠綢裙，死死不放，哭喊着，聲音快要氣啞了。

這個該殺的瘦老頭子哪，暴徒的名單往懷裏揣好後，一面火星爆濺地大罵：

『好，大家都不承認！都不承認！叫我一個人吃官司麼……媽的，你們一夥人，都得殺頭！……』

一足踢翻了拖他的牧人，氣沖沖地走開去。

牧人氣極了，恨極了，抱着一塊大石頭，咬着牙齒，猛厲地衝去。

『打死他！』

『打死他！』

名字被開去了的年青人，一肚皮的怒氣，都像輕氣球那麼地突然爆發了，一齊吼叫着，伸出拳頭，去幫助那勇士——那牧人。

大家想着：



一月來，天天引着警察來搶殺子的——是他，莽地亞！

天天引着警察來牽牛的——也是他，莽地亞！

於是幾十隻拳頭，便更凶猛更殘酷地揍了下去。

於是，在這兒奴服苟安的村莊，便一吓子跌入大動亂的漩渦中，爬不起來了。

每一個男子，每一個女人，每一個孩子，就從此伸直了腰幹。抬起了頭，掙斷了一切的鎖鍊。

袈裟拋在禪床上面，唵珠拋在佛足底下，和尚也跑來參加來了。

不知幾時就製好了的，復興緬甸的國旗，也在當夜豎了起來，掛在金塔旁邊的樹上，飄揚着了。

旗上面繪着一幅可怕的，然而也是可敬的鬥爭，飄動着，飄動着，……激漲了每一個人的血管，每一個人的心。

統治緬甸的帝國主義呢？變成了一條垂死的，還在掙扎的毒蛇了。

復興緬甸的老百姓呢？變成了一位有翼的，長着雷公嘴的神了。

神和蛇，正凶猛地鬥爭着。每一個老人，每一個青年，每一個婦女，……望着望着都彷彿憑空添加了千百斤的力量。而且更堅決地相信着。

緬甸一定不再是英國人的緬甸了。

緬甸一定要翻個身了。

於是，大家聚在佛殿上，宣了誓，吃了咒，手腕上繃刺了光輝的字眼，從此永遠做了神的戰士了。

## 六

遠遠近近的鄉村，都豎起這樣的旗幟了。

遠遠近近的鄉村，都這樣地鬥爭起來了。

前面走着和尚，後面迎着神的戰士。

一九三三年夏

## 咆哮的許家屯

許家屯的街上，沒有擺着雜貨的攤子，沒有搖着鈴鐺的小販，也沒有挽着提籃東張西望的行人了，祇有寂寞和恐怖的空氣，在那裏騎着。

店的排門全關上了。土紅色的破碎春聯，膏丸藥散的廣告，以及一塊畫着個胖臉紳士得意洋洋吸着香烟的招牌，都比平時更鮮明地顯露出。

平野裏吹來雜有塵沙的風，刮着街上的馬糞，駱駝糞，不時沙沙地發出悲嘆的聲響

男子們躲在屋子裏，雙臂又在胸前，皺着眉頭，不住地打着圈子。一會兒，又把一隻眼睛嵌在門板縫裏，着急地窺探，想要看透籠在鎖上的神祕的霧。

老太婆們手捧一柱香，跪在觀音娘娘的神像面前，小聲地，氣促地，喃喃地，禱告着。往天她們膝下是墊着一塊厚厚的蒲團的，現在却顧不着那些了。

年青的女人們，急急忙忙地，在籃裏，箱裏，櫃裏，亂尋一些值錢的東西。足帶子鬆散了，蛇也似的拖在地上，也不知道。

孩子們看一看爸爸，又看一看婆婆，心裏急了。就怯生生地追尾着喊「媽媽，」彷彿已直覺到快要被人遺棄的樣子。

街上一陣陣過着日本馬蹄的聲響，日本皮靴的聲響，日本指揮刀碰着石板的聲響……這些在屯上千百年來不會有過的交響曲，如今都一聲聲地踐踏在屋子裏每一個人的心上，每一個人的靈魂上，而濺出看不見的黑的血漿來了。大家恐怖地屏着氣，靜待着板門第一聲的敲擊：祇要一聽見門板敲響時，就馬上懂得死就要來拜訪了。雖然昨天屯上的要人馮三太爺叫人鳴鑼過，說是日本兵只來剿滅義匪的，大家用不着驚嚇，因此大家也稍稍覺到安心，但到底沒有看見過日本兵

的良善居民，心中總不免惴惴，且又風聞着許多可怕的傳說，終於全沈沒在恐怖的大潮中了。

馬蹄聲，皮靴聲，指揮刀碰着石板聲，如同一道川流，緩緩地流到屯中的關帝廟去了，在那兒，廟門前，插着一大杆白布旗子，旗的正中畫着一個蠻大的紅湯糰；招展在灰暗色的空中，隨着春天的冷風，笑呵呵地舞着。

同時關帝廟斜對面的馮公館門前，也掛着一張畫着紅湯糰的白布旗子，只是小些。

馮三太爺，帶着幾個隨從，恭而敬之地站在旗下，做出等待貴客臨門的樣子，但那團團臉上的鼻子，却太不體面了，時時得勞手去捏下一把清鼻涕。

一會兒，帶着四個騎兵的短小軍官，的篤的篤地跑來了。

短小軍官一跳下渾身汗熱的馬，就給馮三太爺拱着手迎了上去，並且忙點着那戴着瓜皮小帽的圓圓的頭。同時捏下一把清鼻涕，調好聲音說道：

「安坂將軍，大駕來得正好，差一兩天，山那邊的土匪就趕來了，……」（又捏了一下鼻涕，）鄙人代表全屯居民，深表謝意。」說完了，加上一個怪有禮貌的鞠躬。

這未來將軍的安坂隊長，把馬鞭交給隨從之後，便照例整理整理唇上弄歪曲了的仁丹鬍子，然後挺挺胸板，操着很熟練的中國話，很簡捷地回答：

「這是義不容辭的！」

於是中日聯歡的空氣，便洋溢在馮公館裏面，而滿洲沃土內擠出的乳汁——  
醇美的高粱酒漿，就交流在彼此歡笑的唇上了。

一一

傳佈和平的鑼聲，鏗鏘地從街上響了過去，又鏗鏘地響了過來。更夫王老三，撐着一個曲線的背，一面用力敲鑼，一面嘶聲叫喊，黑黃多皺的臉上，現出又興奮又焦急的樣子。因為安坂隊長賞他一塊老頭票，便把他往天懶洋洋敲鑼的

老脾氣改過了。

應着鑼聲，好多舖子便打開了半扇的店門，伸出放射驚奇眼光的頭來。張老婆子手裏還捧着獻神的香，就三步做兩步，擠到門邊，扯着彎屈身子的兒子，急問：

「老二，老二，王三哥在叫什麼呀……呃，人老了，聽不……」

兒子並不掉回頭，只是說：「叫照常做買賣，說是日本兵也給——喂，劉老板，你的酒店可要打開嗎？……好生意哪，……」末後這句話，是突然轉向對面從半開門中伸出的那個胖面孔說的。

圓團團的臉一聽見有人在招呼，便連那胖身子也擠出門外，揩了揩額頭，（這是他遇着困難時候的慣例）說：

「呃，難說……那……看吧……你的香烟店呢，也開嗎？張二哥？」

說完後，就移着胖臉向左右兩頭望了一會。

這時有人從街心急地越過，一若走慢了就會給子彈穿過背心似的。也有女人和孩子的臉貼在窗格子上面偷瞧。而孩子的小手，也有一隻兩隻從窗格子上伸了出來。……總之，街面上是有點活氣了。

老婆子聽懂了兒子的話，就喜的唸聲「阿彌陀佛！」一看見自己手裏還拿着一柱香，才想起忘記插在神像面前，便責罵自己道：「呵喲……老糊塗……老糊塗……」

她握着燃了小半節的香，忙抽身轉去。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忽然從裏面飛了出來，恰好碰在香上，燙得哇的一聲叫起來。

「你媽的，中了冷子麼？」叫做老二的跳了回來。皺着鼻樑，大聲罵。

「呵喲，……狗娃子，燙在那裏了？別哭，別哭，……」用生着六條指頭的手拍着，「呃，……婆婆不好，……婆婆不好……日本兵不好……別哭，別哭。」



「媽，你老人家老……，不要亂說話呀！」老二又急忙轉到門口去看，生怕有人聽見了一樣。不料一個着黑呢制服歪戴鴨舌帽漢子，幾乎碰着他的鼻尖闖了進來，直喊：

「有香烟嗎？拿兩包大砲台。」

張老二大吃一驚，一時回答不來，祇是呃呃地呢喃着，鼻樑微微皺起紋路。這位本地腔口的顧主，原是全屯知名的流氓。上半年因無錢還清肉賬，給蔡屠戶當街剝掉衣裳之後，便告失蹤了。可是，這像死掉了一匹癩狗一樣，並沒引起誰的注意。現在，他穿着驚嚇鄉愚的服裝，和突然出現而擺起的傲慢神氣，確是使人怪眼生的了。

老二驀地明白過來，吞了一口唾水，做出笑臉，準備開口了。但隔壁跑來的人却搶着說：

「老……老么嗎？」

被叫做老么的，把鴨舌帽往頭頂一推，有塊疤痕的額角，便全露出來，嘴角歪扯在一邊，格格地笑着，並不答話。

「呀！我才想……烟麼？我招待。」老二趕緊拿出一包烟來。

對面酒店老板劉胖子搖着大肚子，也跑了過來，伸出肥手抓着馬老么的肩頭喊：「喂，馬么哥，聽說你在日本洋行做事哪……」說到這裏感覺到措詞的難處，因為以前他非常看不起馬老么，而且從來沒有叫過一聲馬么哥的，便下意識地用手拭一拭額頭，才斷斷續續地接着說道：「那……好得很！……呵，你，你老哥，發財了……好得很！」說完了，又翻起眼睛，從頭到脚看了一遍；那雙亮閃閃的黑漆皮鞋上面，使他的眼光凝射了三分鐘。同時擁來看熱鬧的人中，又有一位抓着馬老么帶着金錢的手問：「多少洋錢哪，呵，闊了闊了。」

馬老么接過了張老二遞給他的香烟，吸了幾口後，才驕傲地向圍着看熱鬧的人笑了一遍，飛出得意的眼色，彷彿表示出這樣的意思：「看呀，咱馬老么也有

今日哩，從前你們……」隨即向空中吐了一大團藍色的烟，慢吞吞地接着說：「也沒有發財，也沒有闊……」噫，這算得什麼！」歪着嘴粹笑了一會兒，才很莊重地接着說：「不過……倒同幾個日本朋友玩得來。」

大家聽了，都從發着羨慕光輝的臉上，再抹上一道敬畏的彩色了。但站在劉胖老板背後的一位矮漢子蔡屠戶，却馬上陷落在追悔的泥潭裏了；上半年，他不該爲了半斤肉的賤，當街使這位大肚皮的幫凶雞爲情。他大張着嘴，想要偷偷地躲了開去。

然而，從他的肩上却突然冒出一個毛茸茸的下巴來，叫道：「呃，么哥！日本兵該不亂來吧！」

他躲閃不及，立即就同馬老么橫掃過來的眼光對碰了。但是，馬老么這一刻的樣子，却比蔡屠戶所想像的來得寬大些，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之後，忙把視線移開，睜小右邊的眼睛，帶着不屑於回答的神氣，哼道：

「哼，亂來？比老張的兵好十倍！」

大家都在凝聽之下，鬆了一大口氣，這不是相信馬老么的話，而是符合了他們但願如此的希望。

馬老么吸着烟，吹出兩三個藍色圈圈之後，又重新瞧小了右眼，對着蔡屠戶再冷冷地瞧了一下。然後轉向衆人說：「但是安坂將軍說，對待壞的支那人，那就不見得客氣了。」

蔡屠戶打了一個寒噤，彷彿給人宣佈了死刑一般。便快快溜開，却被馬老么攔住了去路，抓着他的肩頭搖着，溫和地說：「喂，大師傅，照顧你一件好生意呀，……日本兵今晚要殺好些豬……你看我不找別人，我是照顧老朋友的哪。」放了手後，呼的一聲吹了蔡屠戶滿臉的烟。於是把手揚起，露出金晃晃的錶來，很神氣地看了一眼，說：「呵，我要到馮三胖子的公館去吃飯去了。」隨即瞧小右眼，向衆人把手一揮，說聲：「各位，少陪！」便挺起腰幹，踏着黑漆皮鞋，

獨獨……地向關帝廟那邊走了。

關帝廟那邊，兩三個一排一排的兵士，在黑色的鋼盔後面露出白亮亮的刺刀，嘻嘻哈哈地走了過來。

衆人馬上散開，各退進半掩着的門內，但戴瓜皮小帽的頭，却都一致地留在外面，放射着兩股驚奇而疑懼的光輝。

「狗娃子，你不要命麼？快……快進來——」就只有張老婆子拖長的沙聲，蕩漾在一時寂靜的街上。

### 三

六七個日本兵士，帽子歪歪地戴在頭上，嘻嘻哈哈地走了過來，站在一條巷口，望了一會，含意地笑了一陣，便拉拉扯扯地，沒入巷裏去了。

巷裏晾着粉紅的女衣，雪白的布裙，藍條花紋的襯兒……。在春天稍寒的風裏，軟軟地飄着。

一段污舊的白石灰牆裏，露出幾樹粉紅的桃花，正豔麗地對人張着笑臉。

一羣在牆邊尋啄食物的麻雀，聽着皮靴的聲響，便掠過日本兵士的身邊，嚙嚙地飛上枝頭去了。

昨夜曾談過故鄉櫻花的兵士，在這異國的春天時節，便感到有些醉了。

走到一家屋簷下，看着一位十五六歲的姑娘，像嚇壞的老鼠似的，正緊綑着臉，倉惶地收下晾着的衣服，他們就一齊停了足步，眼睛呆呆地釘住她，發出貪慾地獸笑。一位滿臉酒疵的，且在懷裏摸出一捲紙票來，故意地數着。

「大姐，死在外面哪！」屋裏老婆子一面叫，一面骨都着痛的嘴，急急跑了出來，如同水裏撈人一般，一把就將收衣的姑娘抓了進去，砰的一聲關上了門。同時一條女人的褲子，却從姑娘的脅下，落在門外的階上。

日本兵士們平白地遭了一場意外的沒趣，其中一個便生氣了，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。那一個滿臉酒疵的，把紙票胡亂塞在袋裏後，就用刺刀尖將門外落下

的褲子，挑了起來，出其不意地放在生氣的那人頭上。那人怒罵了起來，抓著頭上的女人褲子，用力撕成兩片，投在階邊的溼地上面——那兒有著藍色肥皂泡沫的水漬和幾條珊瑚似的蚯蚓。滿臉酒疵的兵士又笑嘻嘻地用刺刀尖把褲子挑了起來，掛在老婆子門外的釘上，便大聲說：「替你們掛上一杆支那國旗哪。」於是大家都爆發似的狂笑着。

應着狂笑的聲音，另一家的門忽然半開了，露出一張驚惶的臉來。同時那人的跨下，鑽出一隻精力飽滿的黑狗，對着狂笑的異國兵士，汪汪地吠了起來。狗的主人火驚失色地叫喚，並且高聲叱罵着，生怕這畜生闖了禍連累了他。

這幾個正沒法兒消遣的兵士。便提起皮靴，圍着狂吠的狗亂踢起來，好像在爭着踢足球一樣。狗想不到有這樣的圍攻，驚慌了，帶着猙獰的面孔，企圖逃走，誰知一跑就碰着那拿刺刀的兵士，於是就吃了順手一刺刀，肚子裏的血和腸，便一齊隨着刺刀冒出。拖着腸子滴着血的狗，就長嚎着消失在巷外去了。狗

的主人嚇得連忙關了門，彷彿自己的肚上也中刺刀一樣。

皮靴的聲音向大街響着去了。縫衣店內的小夥計，把腦袋伸出門外，對着日本兵的後影，啐了一口，又趕快縮進去。發氣似地從肩上抓根線來，拿在嘴上一拖，叫道：「哼，這些狗！」

隔壁鐵匠舖的阿龍，——那位蠻大的漢子，就更着力而凶猛地揮着鐵錘，彷彿借那砧上的毛鐵出氣。

門外刮來的風，也好像在忿怒地嚎着，嚎着。

人們看着地上的血跡，門上的破褲，心就像給恐怖，悲哀，忿怒這三條無形的索子下死勁地絞着絞着……。剛才巷裏的春天，彷彿已同異國的兵士一道見去了。

這幾位殺狗的勇士，轉到大街的時候，街上的舖子已在陸陸續續地打開了。他們很快樂，想喝一杯酒，於是就走進劉胖子的酒店裏去。



劉胖子看見這幾位異國客人進來，一時不知所措，不住用手擦着額頭，及至見到他們嘻嘻哈哈地說着玩着，很像天真的孩子，心裏才鬆下來，趕緊跑去招呼，親自抹着桌椅，竭力獻殷勤，回頭呼喚一聲：「小二，快拿酒來。上好的！」隨即掉轉臉去，做着歡笑的眉眼，恭候異國客人的命令。

那位滿臉酒斑的勇士，使用着不圓熟的中國話，嘲笑地吩咐：

「去，切一盤支那豬來吃。」

嘩的一聲，懂得支那話的兵士都笑起來了。劉胖子莫明其妙，仍然在胖團團的臉上堆着笑。另一個鼻孔下留着一點兒鬚鬚的兵士，伸手就在滿臉酒斑的背上，打了一掌，說：「不要胡鬧了！」回頭就命令胖子：「快拿好酒好肉來，越多越好！」

結果，豐美的支那料理竟使這幾位異國客人飽得打噎，醉得稀爛為止。

走的時候，這幾位兵士很有禮貌地把賬算了，但付的不是錢，却是一長排三

八式槍的子彈。

劉胖子哪裏敢收下呢，只是用手擦着額頭，隨即懂得這是什麼意思了，便忍着心裏的悲痛，雙手奉還子彈，勉強笑着說：「先生們，沒有錢算了，子彈可不敢要。」如果說：「先生們，勞駕到此，飲食之事，小子理當孝敬的，」便算做了好人情也不吃虧，然而劉胖子，却缺少這樣的口才和聰明，故此賠了食物，還討得個沒趣，因為那鼻下留着一點兒小鬚鬚的，當即敲着莊嚴的紅臉叱責他道：「笑話！咱們大日本帝國的皇家軍人，不會白吃人的哪。」他這裏說着，另外兩三兵士，就踉踉跄跄地越過街心到對面張家舖子去買香烟去了。

那小鬚鬚的兵士，終於像施恩似地接着了劉胖子苦苦獻還的那幾粒子彈，這才闊步走出了店門。這時候，對面舖子的張老二也照樣演了這樣一幕奉獻子彈的喜劇。

及等日本兵的影子消失之後，劉胖子同張老二遙遙地互相望了一眼，却不作

一聲，忽然像競賽似的，各把排門哐哐碎碎上了起來。

這消息比風還散得快，一霎時其他各家店舖就同放炮竹一般，也都爭先恐後地上起門來，重新又把這條剛有生氣的街投入荒涼的沙漠裏。

平野上吹來雜有沙塵的風，刮着街上的馬糞駱駝糞，又沙沙地做出嘆息的哀嚎的聲音。

#### 四

許家屯的荒涼景象，竟延長到午後，——一個並不晴明的春天的午後。遠山的羣峯上面，飄蕩着陰愁愁的烟雲，平野上和樹林裏，響着嚎哭怒號的南風，屯上凝着千百年來不曾有過的哀愁，每人的心，都被恐怖咬破了，而在沉痛地流着黑的血漿。

因安坂隊長和馮三太爺，要恢復市面的結果，劉胖子和張老二的兩家老幼，都被拋在冷落的街頭了。兩家緊關着的店門上面，各貼了一張蓋有砂硃紅印的封

條：

……擅行關閉店門擾亂本屯治安特此封  
閉以警效尤此佈

大日本關東軍派遣許家屯第十一支隊佈

抱着一個茶花母雞的張老太婆，一手抓着貼了封條的馬老么哭喊：「老么，老么，請你不要……不要害我們哪，……記着呀，你小時候還吃過我們的奶哩……老么，老么，看你媽媽的面上……唉，我一家子！」接着就是扭動着打皺的嘴發出啞聲的哭。

馬老么扯脫肘臂嚷道：「做甚麼?!拉拉扯扯的！」

但一想到老年人剛才提起的她的媽媽，一個在貧窮和瘴病裏閉了眼睛的瘦婦人，他的心立即軟了。嘆了一口氣，順手指着街中一排依槍立着的異國兵士說：

「我沒有辦法哪，那是他們——」

忽然像記起一件要事似地，很快地擎起手腕看一看金燦燦的手錶，推開旁邊嘮叨着的張老婆子，不耐煩地說：「不要就誤我了！」

劉胖老板忙把懷裏抱着的嬰孩，交給他的老婆——一個正坐在街邊的大包袱上的女人捏着一把鼻涕一把鼻涕地哭着——擦一擦自己的額頭，就趕快搶到馬老么的面前，抓着他的手哀求道：「馬么哥，我的馬么爺，……求你做點好事，……可憐我一個——。」肥的手舉起來一指，「看呀！」馬老么隨隨便便地斜着眼睛一瞧。看見抱着嬰兒哭泣的婦人旁邊，三個臉兒胖團團的孩子，都沒人色地坐着。便很狡猾地一笑，哼了一聲，彷彿是說：「你一家子吃得不錯呀！」

「封不得呀，就是出點錢我也情願。」劉胖子始終緊拉着馬老么的手。

馬老么聽着講到了錢，才停了足，瞇小着右眼低聲說了一句，「多少呢？」隨即好像很誠懇的說道：「咱們都是老朋友，我馬老么不會不幫忙的。」但他的

心裏却是這樣的意思：「今天你來求我了！爲什麼從前除一杯酒也不行？媽的。」

「由你說吧，我總出錢的。」劉胖子感到有轉圜的餘地，才舉起手來擦擦額頭；這一回，額頭上真的有了汗了。

日本兵排隊走了，馬老么便從腿邊翹起三個指頭來斜着眼睛說：「就這麼多！」

劉胖子嚙嚙地說：「三十塊錢嗎？……待我馬上去借好了。」

馬老么嗤的一聲鄙夷地笑了，眯小着右眼釘着劉胖子說：「有這樣便宜的事嗎？」略停一會兒，才鄭重地說：「見亮些，這是日本人的天下哪！」

劉胖子的額頭，又冒出汗了，但他却沒有用手去拭牠，只着急地說：「呃，……到底要多少呢？」

「三百元！」馬老么簡截地說：「這還不準數，說不定安坂將軍要四五百元哩

——「最後的「哩」字特別拖到長。」

張老二剛趕到旁邊要請求什麼，但一聽見馬老么這樣地說，便怔住了張不開嘴。然而馬老么却懂了他的意思了，就把他的香烟雜貨店和店前一堆啼哭着的母親，老婆，兒子，打量了一下，溫和地說道：「你，一百元就可以了。」看着兩人沒有繼續懇求的意思，他便照例舉手向衆人一揮，就獨獨地響着黑漆皮鞋，趕上前去，尾着日本兵走了。

「平時不燒香，急時抱佛足，有什麼用呀！」張老婆子忽然大聲地哭喊着。  
張老二皺緊了鼻樑上的肌肉，氣急地罵道：「小人得勢，還——」。劉老板我們怎麼辦呢？……」

劉胖子却不做聲，頹然坐在街邊，雙手按着額頭，動也不動地，只是腮邊肥肥的筋肉，不住地在抽縮。

兩家的孩子，全像輕氣球爆裂似的，一齊嚎啕起來了。

最後，兩家的男女老幼，就像送葬行列的哭着，難民樣地提着被捲箱籠，走進小巷裏，到親戚家去投宿去了；劉胖子的一家，投宿在署着周洪興號的鐵匠舖裏，張老二的一家，則投宿在沒有掛着招牌的李家成衣店裏。

街上的舖子，又懶洋洋地打開了，團團面孔的馮三太爺陪着仁丹鬍子的安坂隊長蹣跚地走着，在街上巡視一週，彼此會心地微笑着，於是許家屯便已天下太平了。

巡視完畢之後，發佈命令的鑼聲，便又鑼鑼地響在街上了，聳着背峯的王老三，嘴裏濺着白沫直喊：「馮三太爺下的命令：本屯今晚犒勞日本兵士，——有雞的送雞——有鴨的送鴨——有豬的送豬……」

女人們聽見了，就雙手按着胸前，哀叫了起來，「天呀！……天呀！……」

男子們便跳進門去，粗暴地怒吼：「戮你祖宗八代！……犒勞！——



北國春天的夜裏，還是瀰漫着深深的寒意。

除了大街上朦朧的街燈下面，偶然見過一兩個頭戴銅盔的異國軍人而外，靜僻的小巷，則全是浸在無聲的黑暗裏，雖則人家門縫裏還漏出兩三線微明的燈光，但看起來却顯得是分外的淒慘。

天上沒有眉月，也沒有繁星，只是抹着無邊無際的烏黑，彷彿含蓄着無限的愁意。

沉重的足聲，緩緩地響進巷裏來了。李家裁縫店內的兩個夥計，便放下了針線，蹣手蹣足推開了門，溜出去偷瞧。在黑暗中漸漸認識出來，走着的人影，並沒有穿着軍服，且早就聽出並不着皮靴，便一齊大着胆子問：「誰呀？」

「偷你媽的！」那影子大聲吼起來了。

聽着這個並不生疏的吼聲，幾家的排門，都很快地打開了，人和燈光一齊擠了出來。於是那人的生氣的面孔，也隱隱約約地看出來了。——他原來是蔡屠戶

哪！

衆人就爭着問：

「發財了嗎？……」

「剛才正說着，大家都倒楣，只有一個人好哪！」

「……」

蔡屠戶並沒有回答，大家就覺得大概不如所料，於是有人這樣說：「我想總得大吃一頓了，……你殺一下午哪。……」

「他媽的！誰還吃得下，」蔡屠戶又是一聲暴吼：「肚子都要——氣破了！」

大家先前原是嫉妬他的好運氣，到這時却對他可憐起來了。幾張嘴巴都帶着同情爭問發氣的原因，但他半天也回答不出來，好像整下午積着的悶氣，此刻因別人問詢才突然一下子的爆發。就把殺豬用的鐵杖，猛向石板上重重地築了一

下，暴吼了出來：「我禽他馬老么的媽！我禽他馬老么的祖宗八代！」隨即氣洩地衝進他的家去了。

這樣子，倒引起衆人哄笑。

鐵匠舖的周老板，理着尖下巴上的短鬚子，對着漠然獸站着的劉胖子長嘆一聲：「老表，看來他是受不着好處的，……唉，只有馮三胖子和馬老么他們了。……」

「這些狗雜種，比日本人還可惡！」劉胖子罵着，使用手揩他的額頭，彷彿這能減少他的痛苦似的。

「哼，把他們拉來一刀一刀地剪！……」裁縫夥計興奮地插嘴。

「不，要拉來放在鐵砧上，一錘一錘地打，把骨頭骨節全捶個碎！」鐵匠舖的夥計這樣大聲地提議。

還有一個夥計叫阿龍的就接嘴駁着：「那樣還不凶！我說……我說，要把爐

裏燒紅的鐵條，放在他們精光的身上，慢慢地慢慢地烙。」

這時靠在門邊的張老婆子也聽得出神了，竟像孩子一般地喊着：「讓大家一起一口地咬才對哪！」

「哈哈，」周老板笑起來了，尖下巴上的短鬚子不住的抖動，「老媽媽，你要開葷麼？哈哈，看你沒牙齒怎樣咬得動？」

衆人也一齊哈哈地笑着，笑聲像一道山間的瀑布，突然打在細碎的巖石上面一般，冷寂的小巷，一霎時，又恢復了春天應有的活潑了。

忽然聽見巷口響着雜沓的皮鞋聲音，大家吃了一驚，全溜進門去，歡笑聲便像胡琴弦子驟然斷了一般，立即中止了。接着就是接連迅速關門的聲響，燈火一下子也全消滅了。

二三十隻皮靴的交響曲，登時衝破巷裏悄然無聲的黑暗，同時又雜着踉踉跄跄的步履，以及突然跌倒的聲響。

一條小巷的和平居民，都屏着氣，靜悄悄地聽着，而一條恐怖的長線，却把每人跳動的心貫穿在一起。

大家都聽見，雜沓的足聲全停止在洗衣老婆婆的門前，而幾隻皮靴踢門的噪響，又騷然繼起了。

砰！這是門踢倒了。大家都打了一個寒噤。

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救——」洗衣老婆子發出急迫的沙聲。

「媽呀！媽……媽——」女兒發出尖銳的顫抖的嘶聲，哭喊着。

兩個突然而起的叫聲，一下子又突然中斷了。彷彿遭擒而叫喚的雞，馬上給人扭去了脖子似的。

女人們都歇斯的里地跪了下去，喊：「菩薩呀，菩薩呀！……」

男子們一齊抖了起來，「唉活冤孽，活冤孽！……」

孩子們則緊緊地擠着大人，嚇得不敢哭出聲來。

六

一分鐘過去了，兩分鐘過去了……半點鐘……

另一家的門，不，兩三家呀！正被捶打着……捶打着……捶打着……

呵，門被拳頭脅迫的響聲，散佈在寂寞春寒的夜裏。

呀，又是女人突然呼救的聲音，又是突然中途截止了。

呵！……恐怖……恐怖……恐怖……

……

鐵匠舖的周老板忽然驚覺了，跳了起來：「老九，阿龍，快把舖門加上兩根

槓……對，那就好……」又一頭回過去喊：「小七的媽，你和劉表嫂要躲躲

呀！」

阿龍和老九一面加槓抵門，一面氣憤憤地嚷：「哼，有槍就好……有槍就

好……」

兩個驚呆了的女人，各抱着嬰孩，面對面地看了一眼，含着眼淚哭：「天呀，我們躲到那兒去呢？」

劉胖子一面用手拭着額頭，一面找尋可以藏躲的地方。

「碰！碰！碰！……」忽然有人在踢後門。一屋子的人都像馬上中了電，一齊怔住了。

「快到床下去！快~~~~快~~~~」發着顫抖的聲音，周老板一把拖着老婆往床下塞，劉胖子的女人也跟着跑進去。

「哇！」床的橫柱，碰着孩子的頭，突然大哭了。

「呀，乖~~~~別哭！別哭！……」

「媽的，不要做聲，」周老板着急地罵，也不管表嫂不表嫂了，「把嘴巴子給他捏住！」

於是，床下就馬上靜悄悄了。

「碰！碰！碰！……」後門上更踢得凶了，接着是用身子在碰。

「戳他媽媽！拚驢命！」老九，阿龍，福生三條漢子一齊衝過去，兩個拿刀，一個拿棒。

「我的老子，我的老子……這個禍我遭不起呀！遭不起呀！……」

周老板瘋狂地去阻止，劉胖子也搖着大肚皮連忙跑去拖住。

但後門却突然地向內倒了，一個矮小結實的身子，隨着栽了進來，口裏連連喊道：「救命！救……救……」氣促得話都吐不清了。

抓起一看，原來是蔡屠戶這個忘八蛋呀！大家立刻轉過一口氣。朝下細瞧，蔡屠戶的肩上，正冒着血，衣襟上染着腥紅的斑點。

「什麼事呀？」

「誰殺你的？」

「甚麼人？甚麼人？」



蔡屠戶好像沒有看見自己的受傷，也沒有聽見別人的問話，只是氣呼呼地吼：「我的老婆，我……給我一把……」眼一看見福生的刀，抓著就又跑了出去。三個鐵匠夥計，也各抓著武器，跟著他衝入門外的黑暗裏去了。

周老板跑到門口著急地叫：「你們瘋了哪！……闖禍……你們……」

「不要……快……咳！」連他自己也不曉得說些什麼，劉胖子急忙一面把門板扶了起來。

周老板猛然返身回來，倒在椅上坐着，臉上泛出青白色，肌肉在痙攣，短鬚子在顫抖，口裏喃喃不清，只道：「完了……完……完……」

劉胖子忙放倒了門板，很困難地搖著大肚子跑來扶他，一面向床下喊：「周表嫂，周表嫂，快來，來（大大喘著氣，）……看！看！」

兩個幾乎嚇死了的女人，頂著滿頭的蜘蛛網和塵灰爬了出來。周表嫂一見自己的丈夫那個模樣，簡直就發昏了，邊喊道：「觀音娘娘呀，有靈有應的觀音娘

娘哪……你老人家的眼睛……」接着就啞聲哭了起來。

同時，劉老板娘看着懷裏的嬰孩，小嘴巴被捏烏了，只是張着喘氣哭不出氣來，白眼珠呢，又不住地往上翻着，就登時嚇得發抖，一把抓住劉胖子喊道：「爸爸，爸爸，……你看，……呀，寶寶，寶寶。」馬上把頭伏在嬰兒的臉上抽咽着。

劉胖子急得只用手亂擦額頭，彷彿這能擦出救急法寶似的。

大家都沒有想到關後門，於是這投出的一片燈光，就招引了兩三個日本兵士奔撞進來，馬上就有刺鼻的強烈酒氣充溢了屋子。

七

一個醉軟了的日本兵士倚在蔡屠戶的門邊，仰頭哼着故鄉櫻花樹下唱過的小調子，準備防守的手槍，懶洋洋地吊在手頭。

蔡屠戶看準了，握好了尖刀，猛衝過去，朝那人的肚上，下死勁地戳了進

去。於是那人彷彿橡皮做的一般，毫不掙扎地蹲了下去。蔡屠戶迅速的拔出刀來，照着頸子用很熟練的手法又是一刀，馬上就結果了一個人的生命。

再衝進屋裏，看見阿羊爬在地上，啞聲地狂哭。應該抱着阿羊親親臉連叫乖的媽媽呢，正掙扎着給一個穿制服的短小漢子壓在床上，於是，咬緊牙關，雙手握着刀，用盡平生的氣力，照着男子的背上，猛的一下，插了進去。又使自己的身子，全壓在刀柄上面，恨不得連刀柄也一齊戳進。那男子發出狼嚎似的哀聲，掙扎幾下，便不動了。

蔡屠戶覺得那人已死，就伸直腰幹，要把他的屍體從老婆身上扳下來，誰知却像生了根，簡直扳不動，仔細一看，呀，原來連老婆的肚子也插穿了，刀尖已經沒入了牀板裏面。同時兩個屍體的熱血，湧湧地直冒到床上，又從床上流到地下去。

老婆的嘴上還緊勒着白色手巾，血和泡沫流在腮邊。蔡屠戶看了，不覺心

酸，手軟，癱了全身，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就嗚嗚的哭起來。

「爸爸，爸爸，……抱……」阿羊停止了哭，伸出雙小手，可憐地叫。但看見爸爸只是哭，並不像往天一聽見叫，就跑來抱着喊寶寶，於是他就感到驚異了。

這時老九，福生，阿龍一齊鑽了進來，蔡屠戶本能地跳起，以為來的是日本兵，但一見是他們，就仍然坐下哭。這鑽進來的三條漢子，看見一床的血，兩個屍首，也嚇呆了，終於由阿龍搓了一會手，打出這樣的主意：「蔡大哥，人死了，哭有什麼用？……日本兵不會干休的……趕快逃吧。」

「我不活了！我不活了！」蔡屠戶又冒起了怒火，喊着，彷彿滿身充滿了精力。重新跳起來，拔出貫穿着兩個屍體的刀，同時咬牙切齒地說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」便打算衝出屋子去。

阿龍丟了刀，就一把將他抱住，「送死哪，你一個人！」

「你不要你的阿羊麼？……喂，喊聲爸爸呀，喊。」老九把孩子抱着，遞在

他的面前。孩子還在啞聲地哭着，但雙手却向爸爸伸了過去。

做父親的看看孩子，回頭又看看躺在血中的媽媽，眼裏又冒出淚來。帶血的刀從手裏落在地上，便本能地接抱着孩子，坐在白木床上，嘆了一口氣，兩股熱淚從眼角直流到嘴邊。

阿龍又搓了一會子手，偏着耳朵聽聽：打門和呼救的聲音，倒全沒有了，但遠遠近近都有着幾個嬰兒發着沙啞的聲音在狂哭，便向老九福生說：「我們不要呆了，先把矮鬼子的屍首藏起來，……我看……喂，床下就得！」

他就幫着老九福生把倒在門外的那一個也搬了進來。兩個屍身正要塞進床下的時候，阿龍忽然攔着道：「不忙！不忙！……我們真傻呀！」便把兩個屍身上的手槍和子彈，統解了下來，一面像罵着自己又像罵着別人：「眼前的寶貝都不會要！真是傻瓜！」

「你不怕？……藏在哪裏呀？日本人會——」老九抓着子槍，就給他丟在地

下，睜着恐怖的眼睛說。

「你還沒有做够鐵匠麼？」阿龍一面拾起手槍，一面板起面孔反問：

「夥計！」老九聽了阿龍的反問，吃了一驚：「你不想吃我們這一行飯了麼？」

「這年頭兒，你活得下麼？」阿龍拿手槍指着血中躺着的蔡大嫂，「老弟，今晚我明白了，看她吧……」嘆了一口氣，「如今不是規規矩矩做好人的時候了。」

老九一時感到絕望的樣子，就問：「去哪兒呢？那末——」

「管不了，只要沒有日本兵的地方。」這是福生的回答，因為他早就同意了阿龍的意見，但到這時候才吐露出來。

「有地方哪，我告訴你！我告訴你！」這時阿龍把一支手槍遞給福生，另一支手槍插在腰間，想了一下搓了搓手說：「山哪邊，呵，」聲音特別小了。

「到路上再說吧。喂，蔡大哥！」聲音又提高了，「不要傷心，快收拾點東西，跟我們走哪。」

被這話提醒了的蔡屠戶，也已覺得逃走是唯一的出路，但感到有點爲難，因爲他不知道要怎樣安置他的孩子。帶起一同逃走罷？不便，丟了罷？沒有這樣的殘忍。他的捨不得孩子，正如捨不得慘死的妻子一樣，因便悽楚地望着阿龍說：「可是，這孩子……」但話還沒有說完，就聽見矮鬼子在呼喚同伴，而且說話和皮靴的聲響快要走進門來了。

大家立刻跳起來。阿龍馬上扯出手槍，上好子彈，同時命令福生：「趕快！」老九略略遲疑了一下隨即顯出堅決的樣子，向手掌裏吐了兩口唾沫重新捏緊着新打的刀，——這是他在周家鐵舖裏親手打成的。

蔡屠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忙把孩子丟在躺著妻子的床上，一步跳去拾起地上的刀，那上面還正滴着愛人和仇敵的血哩。跑到門邊站着，磨着牙齒低聲





阿龍哪裏肯錯過這機會，便風也似地追上前去，礮的一槍打在那人的背上，那人就倒在黑暗中了。

那些正是異國春夜裏沉醉着的日本勇士們，應着槍聲便都從屋裏驚慌地跑了出來，一面還在急忙地扣着身上敞開的軍服。

四條握着武器的好漢，便趁着燈光，向從屋裏逃出的人影撲殺前去。

黑暗的道，黑暗的階下，黑暗的角落，……都一下子變成了壓迫者與反抗者撕殺的戰場了。

被侮辱者的家族們，也鼓着滿肚皮的怒氣，衝了出來，尋着地上半死的矮鬼子，不是在頭上加了一棒，就是在腰部添上兩菜刀。

兩個裁縫店的夥計，也各拿着一隻燒紅的熨斗，按着矮鬼子的背部和屁股，下死勁地直烙。

「媽媽的，你烙着老子了！」黑暗中有仆着的身子，跳起來直叫。

「自家人，自家人，鬼東西快放手呀！」旁人聽着兩個扭打着的人，互相氣呼呼地罵出中國話的時候就這樣地大叫着，且來拉開他們。

……

結果，十六個矮鬼子，全在黑暗中被結果了性命。於是十六枝手槍和十六袋子彈，就由阿龍一面搓着手，一面大聲地督促，佩在十六條好漢——裁縫夥計，泥水匠，手車夫，趕馬人的腰上了。

阿龍好像登時變成一位老大哥，就拿出莊嚴的腔調，斬釘截鐵地說，「各位弟兄，我們都到山那邊去吧！天亮就不好了。走，走，走。」

「不！」大家喊起來，被侮辱者的家族，尤其叫得凶：

「我們要報仇！」

「我們要同日本兵拚命！」

……

「對呀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」蔡屠戶又磨着牙齒怒喊，一面還在尋着矮鬼子的屍首，肆意的亂砍。

「送死麼？……我們才這一點人！大家還是跟着阿龍哥走吧！」老九發出尖銳的聲音，警告那些興奮着的羣衆。

「不，我們願意死在這裏！」

「誰要逃，就打誰！」蔡屠戶咬着牙齒罵。

「對！」

阿龍搓了一會子手，猛然又把佩好的手槍扯出，叫：「好！再去各處叫人，我們打掃巡查隊，再幹到幾條槍。各位，請聽我說……」

應着槍聲而來的日本巡查隊，奔跑着的皮靴聲，正在這時湧進了巷口。

「弟兄，準備！矮鬼子來了，」阿龍叫着，同時就退到階邊，站好裝上子彈。

忽然黑暗中有人喊「大隊伍來了，」於是拿着菜刀拿着木棒的羣衆，就有一大半驚慌了，亂跳進屋去。

「狗東西們……拿槍的，上好子彈，躺下。」阿龍大罵。

皮鞋聲馬上湧到了。

「放！」

「礮！礮！礮……」十幾枝槍齊放了。

來的五個巡查隊在手槍的火光裏一現，便很整齊地一齊倒在黑暗中。

槍聲一停止，接着有人喊：「殺完了，殺完了。」

拿棒拿刀的羣衆，又從屋裏爆裂出來，爭着去結果那些新來者將完未完的性命。

八

滿洲平原的地雷炸裂了。

許家屯在黑暗中咆哮着。

各處湧着被壓迫者忿怒的吼聲。

關帝廟和馮公館，冒出冲天的火燄，吐出無數鮮紅的舌頭，宛如要吞盡漫空的黑暗一樣。

一九三二年冬作

## 左手行禮的兵士

「敬禮！」

我抬起頭看，一位穿着讎制服的傷兵，正筆直地站在桌子那邊——我的對面，向我做出敬禮的姿勢。同時在旁邊的另一位病人——害花柳病的妓女，便楚楚地笑了起來，趕緊把白綢的手巾按在嘴上；這由於她見了他是用左手舉在耳邊行禮的原故。他的右手腕已帶了傷，裹着血污的布片，癱腫地抱在胸前。給痛苦咬成蒼白的污膩面孔上，一個鄉下人那麼樸實而愚拙的影子，却還遺留着在，大概軍營的生活，過得很是不久吧；也許黃黑的足腿上，粘着的秧田泥土，尙不會完全脫落哩。

我自己呢，假如是個軍官，或是軍醫，也許是體面的上等人，倒能默默地沉

着面孔，接受了他的敬禮的。但我却不過是在這邊遠地方的省會裏，做個慈善醫院的雜役而兼號房的罷了，哪裏受得起這麼一個隆重的軍禮呢？所以在他喊聲「敬禮」之後，竟至全然弄紅了臉，心上怪難爲情的。

然而，他却不管這些，只圖向我討好，爭先取了掛號單，以便快點走到診療室去，因此以後每天一來就同先到的病人擁擠，搶到我的面前，照例把他的左手，舉在耳邊。我每次都紅着臉對他說不必這麼客氣，他好像也同意了，把掛號單子接在手裏之後，就點點他的下巴。但到第二天早上九點鐘，又用他那使人發噁的姿勢，莊重地出現在我的面前了。

「你簡直是個大傻瓜！」

幾乎想這樣地說他一句，然而覺得他對我又並無半點惡意，只有略略感到滑稽地笑了一笑。

兩個將軍爭奪地盤的大戰，像是漸漸劇烈了吧，身上刻着戰爭痕跡的灰衣人

影，便更多地出現在我的眼前。他們等候掛號的時候，重傷的，則坐在髒污的長木凳上，靠着石灰駁落的牆壁，凝起漠然的眼光，呻吟着，彷彿世間只有痛苦在向人類肆虐，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似的。輕傷的，却毫不以痛爲意，嘴角上翹起半節烟枝，向一些看病的小女工和醫治小孩的婦女，流轉着不馴善的眸子；或是從別人的面孔上，舉動上，找尋一些打趣的資料，看起來，倒好像帶了槍傷如同戴朵花滿有福氣一樣。因此，這位用左手敬禮的傢伙，自然地便成爲他們開心的唯一目標了。起初，一聲沉重的「敬禮」，集攏了所有的詫異的眼光；跟着，笨拙的手掌，剛由左邊的耳上落下，立即爆出了許多嘈雜的笑聲。我紅臉了，他——這位傻腳色，也紅臉了。

同時，一位挨近他身邊的，便睜開半隻眼睛打趣道：

「弟兄，你在哪處學來的，那樣敬禮法？東法國嗎西洋國？」

這位傻腳色，現出惶恐的樣兒，隨即把吊在胸前的右腕動了一動。



「看，這怎麼舉得起呢？」

對方似乎還想說點什麼話，但又忍住了，只是輕蔑地望了一下，咧開嘴巴，噓了一聲，同時用手把帽子往腦後一按，揚着鼻尖走開了。然而，也有一些比較不客氣的傢伙，就當面大聲諷刺起來。

「哼哼，簡直是在瞎敬禮！紙紮的人你也會向他敬禮吧。」

他眨眨眼睛，理也不理地便走到醫療室去了，而我呢，聽了這話非常難過，並且恨他起來。因為由他那傻頭傻腦的舉動，才順帶也把我弄成人們鄙視的目標的。

別的同我熟識的傷兵，見我變了臉色，知道剛才有些話確是傷負了我，便現出有意無意的樣子解釋道：

「哪裏算得軍人？只是路上拉來的伙子，順便弄來上火線的。誰看得起他？什麼也不懂！」

次日他又依舊對我敬禮，我便故意做點不高興的嘴臉給他看，低着頭像對一個陌生病人似的，而且加重了詢問的語氣。

「叫什麼名字?!」

「吳大經。」

「多大歲數?!」

「二十八。」

回答的聲音裏面，帶着極端的驚惶，知道我是在向他發氣了。我抬起頭看，一張漲紅的瘦臉，現在我的對面。自然，我覺得我是不對的了，便含含糊糊地說了一句，「今天人太多哪，」意思即是「你看，簡直把我弄忙亂了，」藉以表示我的不用言明的歉意。而他嘴裏却喃喃一陣，彷彿要說又說不清的光景，接着我遞給他的掛號單之後，復又立好姿勢，對我舉起了那隻令人生氣的左手，放在耳邊了。我簡直是說他也不是，罵他也不是的，只有繃着鼻子苦笑起來。

聽見醫生的助手說，他在醫療室裏，也是要向醫生，這樣地行兩次禮的，當着進來和出去的時候，彷彿以爲不大多多行禮就會馬馬虎虎醫治一樣。

「真醜氣！誰高興左手的行禮呢？」

說完之後，醫生助手把嘴一噓，揮一揮手。

有好些帶着輕傷的兵士，常常要在傷口復原之際，到小酒館去醉一次酒，次日便又把紅腫的潰裂的傷疤，送到醫生的面前，重新延長了醫治的時日。我就在掛號的當兒，曾經責備過幾個同我熟識的人。

「爲什麼要這樣自討苦吃呢？」

起先他們這樣地回答：

「兵大爺怎能禁止不喝呢？」

後來才偶然吐出真實的意思：

「趕快好了，又上殺場嗎？沒那麼儼！」

於是，以後一見他們的傷口在結疤的當兒，便調笑道：

「今晚該去醉一台了！」

「借一角來！」

對方就立即把要錢的手，笑嘻嘻地伸到我的鼻子跟前。

至於吳大經呢，大概是還不懂得這一套吧，每天只在向醫院的人討好，宛如渴望快些好了，要急急再上火線去殺仇敵一樣。

他右腕的傷口一天天地好了起來，直至可以自由活動了，便在敬禮的時候，慢慢舉起接收了一嚮由左手代辦的職務。然而，有些次數，也會忽然忘却，仍舊使用他那舉慣了的左手的。

我便微笑着說道：

「見了長官，可要小心你那隻不規矩的傢伙呵！」

「呵呵，我又忘記了！……可不要緊，以後不會再見着官長了。」

「怎麼？你打算不當兵了嗎？」

「官長早已答允，說是傷口好了，就讓我回家去。」

「回家真好！」

隨口這樣說着，但他却低下了頭。只吐出「是的」兩字。於是我就不開腔了。

到最後完全醫好的一天，他向我很高興地說：

「明天我就得動身回去了！」

「恭喜！恭喜！」

我仰起笑臉回答；一直望着他快樂的背影，消失在灰色的大門外面。

約莫三個月後，一天早上，剛在寫着病人掛號的名單，便聽見一句低沉而熟識的聲音。

「請替我掛一張。」

我抬起頭看，來人正是吳大經。他的面貌仍同先前一樣的老實而愚拙，只是多一層黯然的氣色，並且更瘦削些了。這回是腿上帶了傷，雙手却是好的，但他並沒有舉起一隻來，放在耳邊，像先前似地對我行禮。我想：這傢伙大約是變狡猾了吧？一面填寫掛號單，一面問道：

「怎麼又從家裏出來打過仗嗎？」

「他媽的，那狗噪的東西！」

他一下子氣紅了臉，罵着。

「誰呢？」

還不是狗噪的營長，醫好了不準我走！」

「那末你是一直沒有回去了。」

他點點頭，拐着腿子走進醫療室去。

以後每天來的時候，並不像前次一樣，擠着爭先來掛號了；只是陰沉着臉

子，坐在長凳上面，靜靜地等待着，眼光很呆澀，現出沉思的樣子，彷彿一尊石像似的。有時偶然舉起手來，揮揮髒綳帶上爬着的蒼蠅，才使人覺出他還仍舊活着。

醫生的助手，從前是不滿意吳大經的行禮的，現在吳大經自行取消了這種客套，却又非難起來，結果便斷定：

「兵一當久了，就是傻子也要變壞的。」

但在我看來，這倒不是吳大經變壞了或是更狡猾了，只可說是他的心中確已沒有什麼熱望吧，好像倘不爲了疼痛，傷口就由牠潰爛也不要緊的。

然而他的腿子却終於醫好了，末尾那一天我向他說：

「恭喜，你又好了！」

他只動動下巴，却看不出一些高興的神色。我跟着問：

「這次總可以告假回家了吧？」

他搖搖頭，低着憂鬱的臉，頹然地去了。

我想，也許又會帶着傷來的，但在年多之後，終於不會再見他的影子，而我也漸漸忘記他了。

每天正午十二點鐘一過，這小醫院的送診處便關了門，我的掛號房事務也就終止了，而另一件供人呼喚的雜役工作却又開始着：跑街呀，送信呀，簡直使我一下午沒有停息的工夫。一天傍晚，剛轉進一條狹窄的巷子，突然一個叫化，攔在我的面前，喊聲。

「敬禮！」

接着一聲懇求，

「請給我一個銅板！」

我見舉在耳邊的，正是一隻左手，而口音又那麼熟識，便馬上記起了，吃驚地問：



「是你嗎？吳大經。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你沒有當兵了嗎？」

「現在誰還要我呢？看哪！」

他用下巴尖指指他的右臂，原來只剩一隻軟軟的袖子了。

那末，你可以回家去哪。」

他低下長髮蓬亂的腦袋，沒有答話。

「是不是沒有路費？」

沉默一會兒，才黯然地說：

「就是有，也不能回去了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最末一次的打仗，就正在我的家鄉，唉，……」

## 夥 伴

老朱同老何這兩夥計，看起來真要好：吃飯，走路，做活，以至睡覺，一年來都是在一塊兒。老實說，也沒法兒分開，這是飢餓的鞭子，逼得來由陌生，漠然，而連結，親密起來。他們用兩根長的粗竹槓，幾條木板和索子，做成一架可以乘坐的「滑竿」。（註一）像沒遮攔的轎子一樣，抬一個比他們高一級的動物，走幾十里路，淌一身汗，兩夥計便有兩三頓飽飯吃，好鴉片烟燒。高興時，還一唱一和地哼小調子，比如老朱唱：

「眼看小妹不多高，

頭髮辮子達齊腰。」

（註一）滑竿——川滇黔等省山道中，旅客多藉此滑竿乘坐。

老何便一口接了過去：

「頭髮辮子哥不愛，

掉過小臉哥瞧瞧。」

但是，他倆吵一回罵一次的時候，也並不是沒有過，而且多哩，起碼三天總有一次。如果老朱抬客走在前面，一不小心踢着路上突出的鴛卵石，身子顛了幾顛，馬上使後面走着的老何，受了不舒服的影響，破口就罵：「走路不帶眼睛，你這條笨牛！」

「少說些好話，你這條多嘴狗！」

被罵的馬上就回罵轉去，絲毫不放鬆。然而，這樣的吵，這樣的罵，並不足以妨害他倆的抬客，只是吵鬧一會兒，便自然大家消氣了。

老朱比較老何瘦削些，黃黃的大臉瓜上，放了一雙富於機智的眼睛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位走過許多地方的老江湖。每遇着別個苦力指手畫足講到一件不平常的

事件時，他總把兩片紫烏的嘴唇一閉，向左一掉，說：

「我見得多！」

老何黃黑的油臉，略略有點胖，一年前他還是個鄉下耕田的小夥子哩。雖然現在已學會了賭錢，但一到輸上幾百文，就紅着臉從人堆裏鑽了出來，不敢像老朱似地爛賭下去。

這一天，他們由雲南的邊境轉到緬甸的八募，空着身子並沒有拾一個客人，目的是去找第二次的生意：拾那些在緬甸經商的雲南客人回騰越去。老朱攜着「滑竿」的架子，慢慢兒走在前面，老何空着手走在後頭。起初大家唱一會曲子，談一會女人。走了好半天。老朱便漸漸兒一聲不響了，爲的是這時節走在這一條山路上，提不起好心情。老何也懂得這是爲了什麼，所以也就悄悄地跟着。

這一節路繞在一起一伏的小山坡邊，由坡上到路旁，全是密生着熱帶的濃綠的矮叢，枝頭和樹上滿纏着藤子，藤上綴着有不知名的小花，紅的白的黃的花

色，在四月光明朗澈的陽光下面，到處閃耀着。綠叢深處，不時送出茶花鷄的鳴聲，「茶花一朵朵」，「茶花一朵朵」，清清潤潤地叫着。

在這一灣的路邊矮叢，隨時都可以鑽出一個戴寬邊呢帽的短衣漢子來，手上握着一枝小小的手槍，眼裏閃着冷冷的光芒，吐出帶有緬甸音或者野人音（註二）的雲南土話：

「站着！讓我檢查！」

如果被查的人，身上帶有一包鴉片烟，一瓶中國酒，或是一枝槍，那漢子就把哨子一吹，馬上又從矮叢裏鑽出幾個同樣裝束的人來，把你被檢查的連人帶物，押到有監獄的城市去。

老朱同老何抬着客人在這條山路上已走得爛熟，自然懂得這利害，每次全不帶一些可以押進外國監獄的東西，即使一天也不能缺少的鴉片烟，都是只得做成

（註二）野人——係滇緬界中野人山上的民族。

幾個大烟泡，剛到這一灣山路時，便吞進肚裏了。然而，這一天却有點異於往日了，老朱竟大胆帶了些不進監獄即發小財的違禁物，雖然那東西藏得非常的巧妙，矮叢裏鑽出的漢子，未必就檢查得出，但是，人都是攷慮着萬一會……又怎樣好呢這一點危險的，所以老朱一到這一灣山路上，便不得不提心吊胆起來，然而他那瘦黃的大臉上，還是表現出異常的平靜。

本來在昨夜山中的么店裏，老何曾苦苦地勸過老朱：「不要帶吧，夥計，犯不着去坐一年半載的『痛』」，像這樣他們平素會視爲不吉利的話，也說出來了。老何也像八募的雲南人一樣總愛在中國話裏放上幾個緬甸話的名詞，前面說的『痛』，便是緬甸話的『監獄』。

「難道白白餓死嗎？不販烟，賺點錢，到新街（註三）去吃球，頂起碼我們要弄得一點『勒拍液島』的錢嘛。」（註四）老朱是這樣堅決地回答。

（註三）新街——即雲南人呼八募的土名，八募係位於伊拉瓦底江的商埠。

老何，自然，也明白這情形：到八募真的要餓飯。所以便不同他多辯駁，祇這樣嘆一聲：

「我們不在干崖賭輸就好了！」

這事，老朱根本就不願重提，因為他把流汗賺來的錢輸得精光的事，在他已不止一兩次了。他在壁燈搖搖的光輝下面，只小心地把滑竿的竹槓放在膝上，將平常細索子的那幾處，各鑽了幾個豆大的小眼，把熬熟了的烟漿，用小管子傾注了進去。灌了兩塊中國銀元的貨，大約可以在八募賣得七八個緬甸盧比（註五）的光景，便將眼孔用竹籤塞好，再拿小刀削平，使與竹槓一般光滑，然後細上原來的索子。

（註四）勒拍液島——緬甸話，「勒拍」係「茶」，「液」係「水」，「島」係「喝」，合之即為「喝茶」的意思。

（註五）盧比——Ruppee，係通行印緬的銀幣，約合中國一元餘。

當時么店的老板，看着這小夥子的冒險事業，也作這好心腸的勸告：

「算了吧，老朱哥，這是犯了法呀！」

「啄子法！雞巴卵毛頭髮！」

老朱雄心勃勃地，誰也勸不轉了。

「你不怕那些『扁達』嗎！（註六）聽說檢查得多凶嘞！」

「怕啄子！我見得多！」

老朱照例把嘴唇緊緊一閉，向左邊一掉。

老何在旁邊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老實說，這事我就不敢做，不是不想着賺大錢，可是一想到明天那一節山路，心頭就怕得要跳哩。」

「你——」老朱把眼光橫掃過去，現出頗不耐煩的臉色，輕蔑地說：「你是

（註六）扁達——緬甸話，Byada，即警察及巡緝員等意義。



一隻癩皮狗，只會吃人家竊出的現成屎！」

「我們勸你原是好意呀！」做店老的稍稍有點生氣的樣子。

「謝謝你的好意，大老板，這一次店賬就請掛在我的名下吧，我一個錢也沒有了，你肯嗎？哈哈。」老朱乘機打趣他。

「呃」店老板是有名慳吝鬼，伸手摸摸腦殼皮「店子裏實在不够開消囉，大家都要記在賬上，那只有關門大吉了哩！」

「呵，真的嗎？不够開消！」老朱的細眼睛眨了一眨，做出鬼精靈的樣子笑「大老板，我倒要勸你做點犯法的事情好些。」

「到那時候再說。」老板莫可如何地回答着。

「對的，現在還有洋錢哩，當然是要做大老板的！」老朱閉一隻眼睛，向他笑着打趣「是嗎？大老板！」

做老板的窘紅了臉，小聲罵：「今晚你的嘴巴這樣厲害，看你明天——」

「明天嗎？」老朱一嘴搶了過去「明天我還沒有想到，誰耐煩管得！」  
做店老板的不快意地溜開了。

今天真走到這一節山路了。山路上全沒些兒人影。

目前大家都悶着不講話，只是尖起耳朵，溜着眼珠，小心地走着。

風從山坡上吹來，雜着野花香味和熱的氣息。

遠處山峯與天空相接的地方，湧出西瓜饊的白雲，緩緩地散成一些輕紗，彷彿在藍色的水面上悠悠浮動。

忽然在他倆的身後，約莫兩三丈遠的光景，矮叢裏起着驟響，兩人嚇得一跳，連忙回頭看，才是鑽出一條氣喘喘地吐出舌頭的黑狗，正趕着一匹跑上另一條小山路去的灰色野兔。

老朱深深地喘了一口氣，罵：

「這兩個該死的東西！」

老何也馬上鬆爽了緊張的心情，微笑地小聲說：

「這真嚇煞人嘍！」

於是兩人再轉身朝前走着，剛繞過一塊小坡，坡頭的小路上，氣吁吁地跑下一個提着槍的漢子來，大聲喊道：

「噯，阿蒲——」（註七）

老何與老朱都呆呆地站着，預備受那可怕的檢查。

來的人叫着野人話，似乎隨即認清了下面呆站的是兩個中國人，連忙換成：

「噯，大「果」，你們看見我的「够」嗎？」

雖然是這樣蹩腳的中國話：把「哥」說成「果」，「狗」說成「够」，但老朱也馬上明白了，立刻伸手，指着後面說：

「剛跑過去了。」

（註七）阿蒲——野人話，大哥的意義。

這原來是打獵的野人，已跑到他倆的面前，便急忙伸出兩個指頭，掩在嘴上，吹了一聲尖銳的口哨，同時那面坡上黑鬱鬱的林裏，傳來一兩聲正喘着氣的狗叫，似乎對這邊的主人作着一個回答。

這打獵的漢子足不停地趕了過去。

老何像嚇傷了似地嘆了一聲：

『天呀！偏碰着倒霉的傢伙！』

『怕嗎？老弟，』老朱恢復了他打趣的心情，『你還是回家去做條吃屎狗好了。』

『慢得意！你不同我一樣麼？』老朱簡直生了氣『你再比我厲害，也不過會搶肉骨頭吧了。』

『老弟，嚇嚇』老朱拍拍老何的肩膀『肉骨頭總香些，總好吃些。不要賭氣了。跟老哥學學吧，有你的骨頭嚼哩！』

『起！』老何輕蔑地笑『跟你——跟你去坐「痛」！』

『那你就明白囉，搶骨頭比吃現成的不容易哪——但我還要搶肉塊  
哩！』

走完了這一節山路，又經過一個山下的小街子，兩人運氣真算好，全不會碰  
着一個檢查的傢伙。此後就在天空開朗的八募平原裏走着，兩人的心胸都和天和  
原野一樣開展了。

一直走到望見八募市外藏在椰蔭裏的緬甸式屋宇，老朱馬上快活起來，得意  
而驕傲地挽着老何的手腕說：

『孩子，看呀，骨頭搶到口了。』

老何只是喘着氣微笑。

八募的漢人街沿着伊拉瓦底江岸躺着。這兩夥計便在漢人街上一家苦力店內  
找着宿處，這兒是他們常來照顧的地方。他倆進店的時候，後門外的江面上正染

着西天落日的餘輝，金色的光波，恰從窗口反映進店子裏來。

老朱就在店子後門口的落日光中，赤裸出上身，浴着江面上陣陣掠來的涼風，把『滑竿』的竹槓用刀砍破，取出鴉片烟來，一會兒就在私烟販子那裏換得八個雪白的盧比，得意地揣在懷裏，心裏彷彿完成一件勛業似地快活。

老朱的好運氣，馬上就傳遍店裏了。

於是，賭徒王麻子便向這位發了小財的老朱，作着慇懃地勸駕了。

『聽，老朱哥，』王麻子伸出手指，指着隔壁的茶店說：『那面正賭得有勁哩，去，你不要把這一天的好運氣放走了。』

『我不想賭，我得騎一騎哪，』老朱哥好像在抬高他的身份一樣，故意給王麻子一點臉看。

王麻子就拿出女人獻媚男子那樣的手腕來了，『你準會贏呀，這樣好的運氣，過五關斬六將，一帆風順。你不會贏他娘三十四十，我願手板心裏煎魚給你

吃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哪個龜兒子才吹牛皮！」

「不」老朱終於搖搖頭，同時却故意把衣袋裏揣着的盧比摸得發響，隨即吹他的鴉片烟。

「傻子呵，傻子！」

王麻子假裝做可惜的樣子，嘆一口氣走了，他很明白老朱已動了心，不久自然會跟着來的。

隔壁的六顆骰子，落在青花磁碗裏，重又跳起來而又跌下去的響聲，清脆脆地播了過來。許多蹲在地上，擺着錢堆，瞧着骰子變化的熟識面孔全映進老朱的腦裏了。他一面吹煙，一面想起：對的，運氣今天滿好，爲啥不趁此大賭一下呢，而這揣在懷裏的八個盧比，不全是白白地檢得的麼？於是吹足烟，立起來就

走。

躺在對面吹烟的老何便問：

『去哪裏？夥計。』

老朱並不答話，只把紫烏的嘴唇尖起，向茶館那面一遞，隨即一個微笑。

老何立即勸告：

『夥計，這樣來的錢輸了值不得。』

『輸，呸，你這張屁嘴，怎不多說點吉利話！』

『够了，我求你，不要再——』

老朱立即截住了老何的話，輕蔑地罵道：

『你總是一條教不會的吃屎狗！』

老何只是委屈地勉強笑着說：

『唉，我但願你運氣一直好到底！』



『這才對！乖孩子，』老朱馬上摸出兩個盧比，丟給老何，一閃身便出去了。

老何雖不願在這個時候賭，但總高興把眼睛放在許多頭腦中間，看熱鬧，這也是過賭癮的好方法。燒足烟時，自然也就踱過茶店去。賭場是在茶店的後門口。在那兒可以看見這時的江面上已溜去了落日的光輝，悄悄地正佈散着向晚的白霧。張着茶褐色風帆的船隻，在烟波上緩緩地走着。江那面的原野人家，果林……隱隱約約地藏在蒼茫的暮色裏了。

老何看見老朱面前堆的盧比，漸漸地高了起來，心裏便想着這搶骨頭的狗，實在狠哩。等到老朱面前的盧比，變成兩座塔了，就立在他的背後，暗暗地扯他的衣衫，小聲懇求道：

『夥計，够了，得收手了。』

老朱不耐煩地抓了五六個盧比給老何說：

『拿去，老弟，不要在這裏擾亂我！』

老朱的脾氣老何是滿知道的，便接了錢，不滿意地走了出去。

徧街光耀着電燈了。日頭留下的餘熱，還不會給江上的清風吹去。緬甸的少男少女，各提一塊洋鐵桶，說說笑笑地一齊走到街後的椰樹蔭翳的井邊，汲取清水，從頭上淋到足下，涼涼他們白熱了的身心。

老何自前次拾客回干崖之後，不見這繁華的都市，已有半月多了，這時好似舊地重遊，便在各街閒逛一遍，同那些熟識的店家，打一會招呼。

江邊一家印度人開的茶店，老何總愛去啣啣牛奶茶的。那大鬍子印度人，一望見老何進去，便『噉』地一聲叫了起來『金那娃娜，拜安，拜安，』歡迎着，（註八）於此，就不多說了，因為他懂得這中國苦力不知道他的家鄉話的。而老何

（註八）金那娃娜——印度與反士坦里話，中國人的意思。

拜安拜安——亦印度語，請坐請坐的意思。

呢，却照例故意笑嘻嘻地說些使他不懂的中國話，來開自己的心，如像說『噠，讓你的老婆同我暱覺好嗎？』這印度人就莫名其妙地張着嘴笑。老何便嘩啦嘩啦地大笑起來了。這印度人只有略微不好意思地罵道：『薩拉！』（註九）

老何在各條街上玩够了，才慢慢地走回來，看見老朱已睡在舖上吹烟，便快活地叫道：『噠，夥計，贏了多少錢？』

老朱只是吹他的烟，不理會老何的問話，老何便說：

『怎樣？發了大財，就不認得人了！』

老朱才冷冷地笑道：

『發個球的財！老弟，你娜裏懂得？大骨頭已被餓狗搶去了。』

『呃，還剩下幾條小的吧。』

『一條也沒剩下了，空空的。』

（註九）薩拉——印度普通罵人語，與中國話男子同義。

『唉！』

兩夥計面對面地沉默了好一會，老何現出苦痛的臉色，手抖抖地把錢從懷裏摸了出來，說：

『這八塊還是你的，』

『我不要，孩子。』老朱臉上的筋肉動也不動地，只是把鉄籤上的鴉片烟弄在燈上烤着。

老朱沉思了一會，聽見隔壁骰子落碗的聲音還是清清脆脆地響着，忽然眉宇間閃動了一吓，便高興地說：

『好！給我做本錢，再去賭他娘一場。』

『不行！不行！我不能讓你輸光！』

老何連忙把握錢的手，縮了回去。

『你這吃屎的狗！』老朱發火了，『退來退來！』且伸出拳頭在老何的臉上晃。

『打死我也不退！』老何站起來向後退着，『我不能看你餓肚皮。』

『這原是老子的錢，』老朱上前去搶，『敢不退麼？』

老何把握錢的手藏在背後。

老朱搶不着，氣急了，便猛的踢他一足。老何立刻痛得來蹲在地上，手一鬆，七八個雪亮亮的銀盧比，馬上滾了一地。

老朱看見老何痛得眼淚直流，心便軟了，撫着他的肩頭說：『呀，踢傷了嗎？我真冒失呀！』隨即把八個銀盧比檢了起來，全放在老何的手裏，一面拍拍他的肩頭安慰道：『孩子，好好地收着，老哥不賠了。』

老何用手按着踢痛的大腿，搖搖頭。

等一會，老何痛過了，便給老朱拖到燈光輝煌的街上走着。當走到臨江一家小小的中國酒店時，兩夥計肩靠肩的親密影子，便一齊飄了進去。

## 強 與 弱

## 一

火車突然停下了，喘息着，一陣叫賣零食的喧囂，便接着沸騰起來。醬黑的茶葉蛋，鮮紅的滷豬蹄，焦黃的洋麵包，淨白的熱包子，就繼續不斷地現在車窗外，發散着勾人食慾的香味。依窗坐着的阿三，半年來都不會見過一些油腥，早上動身時，又沒有吃過半點食物，在此刻，肚子便禁不住騷動起來，貪饞的唾液，一陣陣地冒上口腔，又一陣陣地吞了轉去。他不自主地摸摸衣袋，衣袋裏倒還裝有三百錢——這是他的妻子昨天上城來看他時，一面抹着淚一面遞給他的。但偷瞧坐在側邊的同伴，一個蠻大的漢子，也在暗裏嚥着唾水，而那張緊閉着的大嘴巴，又委實要吃好些東西，便覺得倘把錢全花去，還是一定不够吃的。如果

獨自賣來享用，却又太不够朋友，而且這蠻大的漢子一路談起話來，全不講理，連帶有手槍的法警，也竟自對他不敢發氣，說不定會搶奪人家手上的食物的。只好把手從衣袋裏伸了出來，舉在頭髮稀疏的腦袋上，無意識地搔着。

坐在側邊的大漢子阿牛，也早在偷瞧阿三，這時便睜小一隻眼睛，哈哈地大笑起來，用手肘碰碰阿三的腰部，高聲說道：

「你以為我沒錢嗎？……比你多哩！」

接着，雙足往上一抬，兩串鐵環組成的足鐐，丁當嘩啦啦地噪響着。

「看，兩個二吊五哪！」（註一）

不遠處，一個抱在女人懷裏的小孩，正把水浸的白荸薺，噙在小嘴巴上，忽然給阿牛這一來，便馬上驚嚇掉了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。坐在對面窗口邊的一位

（註一）中國的舊式足鐐，兩大鐵環，套在足脛上，五小鐵圈，聯繫於其間，故

囚徒呼爲二吊五。

老太婆，正向小販的竹籃裏，刁選着新鮮的蛋雞，也驚得趕忙抬起花白的腦袋，把手縮了回來，撫摸着劇烈起伏的胸臆。另外的搭客，都把詫異的眼光，齊射過來。阿牛看見衆人在望他，便轉動着他那一雙害着火眼病的眸子，向車廂裏飛着不滿的眼風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要是送上殺場就好了！：媳媽的。」

意思是說，倘若現在是弄去槍斃，那就可以自由抓些東西來吃的。同時兩隻粗壯的臂膀，用力地高抬起來，骨關節格格地響着。旁邊坐着的一位老法警，就趕緊眯小了紅腫的眼睛，陪着笑臉說：

「你老可不要亂說，這回上·X，準會宣告無罪的！」

另一位年青的法警，連忙從懷裏取出一包香烟，一枝遞給阿牛，一枝遞給老法警，最後抽出的一枝，~~遞給~~自己的嘴上，同時冷淡地望一望阿三，便把香烟包，塞進懷裏，就自管自地~~繼續~~來了。



阿三用舌頭舐舐嘴唇，烟癮已經發作，便把難過的眼色，轉向窗外，這時車已轟轟隆隆地走着了。家那樣灰色的茅屋，就在遠遠近近的青綠田野中，現了出來。自己的家，半年不見了，却還分明記得的，那屋前立着的黃色圓草堆，就一吓子出現在眼前，而那跌倒在草堆邊的劉七爺的陰影，也跟着溜進腦裏來了。於是接連着想起妻子的啼哭，法庭一問，死刑的宣佈。一想到死，就立刻擺擺頭，彷彿要把可怕的東西，搖出腦袋一發。同時，又起着另外的念頭：這回到××上訴，該能減輕死刑吧！但願青天有眼，就能雪了冤，轉回家去，重新荷着鋤頭，牽着牛，走在晴天底下的。直到阿牛掉過嘴來，對他噴了一口濃烟，使他的呼吸登時窒息了一下，才打斷了一時飄忽着的幻想。

「我看你要發瘋病了，才噴你一口神仙霧哪，哈哈。」

阿牛放肆地笑着打趣，心裏起着報復的念頭：你這好傢伙，衣袋裏的銅板，藏着不肯用，媽的，簡直不够朋友！

阿三對於這樣的惡作劇，是不敢說一句話的。因爲一直從早上起，碰在一塊兒坐着，他就對那大塊頭的身子和粗豪的笑聲，感到無形的壓迫了。本來依犯案的大小說來，阿三判的是死刑，阿牛却是無期，理應該阿三要佔一點上風的。像在縣獄裏一般被處死刑的人，無論對犯人，對看守，只要在不高興的時候，都是虎着臉說：

「老子是吃大刑官司的，還怕什麼？難道還怕再判一個大刑麼？」（註二）別個吃小官司的，就趕快低下頭去，不敢有所回答。看守呢，也急忙陪着笑臉，說好話。但在阿三却並不以大刑來嚇人，倒反而對了不論誰，只要肯聽他的話的，就從頭一五一十地訴說他的冤枉：田主人劉七爺怎樣同他爭吵：怎樣氣急了，趕來打他，怎樣一交滑倒，中風死去，劉七爺的兒子又怎樣誣他說是他把劉七爺一拳打死的。結尾，便又這樣地哀叫：

（註二）獄中人忌呼死字，故稱死刑爲大刑，同時亦有誇耀之意。

「看我會殺人麼？會殺人麼？天呀！」

有時竟至說得流淚起來，彷彿別人能够減輕他的刑罰似的。起初還有人現出難過的面孔，擺着下巴尖說：

「唉，這太冤枉了，簡直是瞎判，你一定去上訴！」

以後久了，同情自然逐漸褪淡，而至完全消失，竟在別人要佔他的鋪位時，且有了這樣言語：

「呵，弄錯了，這是一位吃大刑官司的。」

「不要緊！不要緊！我知道，他連小偷都趕不上。」

於是。他被命令移在一張不好的鋪位上了，他也不反抗，只是小心地讓開，因爲他自小就怕着賊爺爺的。只要沒有人呼喝他，打罵他，就算天官賜福了。

當他臉上被噴上第二口烟子，眼裏冒出淚水時，阿牛才心滿意足了，帶着一半揶揄一半憐憫的聲調說：

「像我是法官，一定要判你無罪的！」

「老大哥，但願像你說的！」

阿三如同吊淚的孤兒似地回答着，他剛才的淚水，是給烟子弄出來的，現在却是爲感激而流了。然而阿牛却掉開臉獨自噓噓地笑了起來。

一一

火車上的光明旅行完結之後，一通深長的陰暗過道，便在向暮的時候，張着腥臭的嘴巴，迎接着他們。三付足鍊和一串鎖匙的聲音，就寂莫而嘹亮地，響在潮濕的水門汀上，緩緩兒流了進去。勾起兩旁陰鬱的門洞上，閃出了一串好奇的悲涼的眼睛。

鎖在最末的一個門洞上響着，阿牛和阿三便闖進另一個國度了。裏面是矇矓而陰淒的，只在正面牆壁的最高處漏出一個蒙着蛛網塵灰的小窗，像生病的獨眼在暗自窺人一樣。屋正中懸着草席做成的手拉風扇，呼呼地來回響着，但並不使

人感到涼爽。人的氣息在熱悶中發着腐臭，到處有着汗酸的味道。

一個號子也正同一個國家一樣，雖然至多只不過十來個人，但其中却隱隱乎有國王，有大臣的。阿牛懂得這個，便在一進門口的馬桶旁邊，小心坐了下去，一面用手撥動着足上的兩付足鎖，一面抒了一口氣道：

「今天可把足走痛了！」

足其實並不痛的，這無非要在「號子統治者」的面前，誇耀自己帶的兩付足鎖罷了。因為在這裏，鎖愈帶得多，便是最愛搗蛋最不怕事的。而最不怕事最好搗蛋，便愈能自由生存下去。跟着又說了一大套「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」那樣的懂事話，算是作爲「親見」的禮儀。阿三則彷彿手足沒處安放似的，漠然站在阿牛的身旁，現出不安的神色。

一個辦理「外交」的李興，矮個子，鬼精靈的傢伙，坐在新來的「移民」面前，笑盈盈地聽着話，不時「豈敢，豈敢」地連聲回答着，知道阿牛他們是有點

來歷的，便取出香烟一枝送給阿牛，一枝遞給阿三；阿牛倒毫不推辭地接着，阿三却躊躇起來了，雖然見了烟，就想一口吞下，但他很明白，在這裏是吃不起的，初次進縣裏的監獄，就會經上過一回當，吸了之後，才曉得是要一元錢一枝，這裏是「府」了，當然更要貴些。可是阿牛却向阿三做了一個眼色，點點下巴，意思彷彿是說：接着吧，有我在，不要緊。阿三也就不推辭了。因為他覺得只要阿牛肯看顧他，便不會吃虧的。像前回在縣中的監獄，一走進號子，便給老犯人包圍過來搜查身子，將身上的零錢搶得精光，現在這裏，這麼客氣，難道不分明是有着阿牛嗎？然而，當他一吸着烟，舒服到禁不住閉起眼睛的時候，阿牛却又快意地向他冷笑了一下。

李興趁着兩人在吸烟之際，便取出紙筆來，放在阿牛的面前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對不起，老兄，這是規矩！」

同時另一手的姆指和中指，時時拼在一塊，無意識地作出劈拍的聲響。阿牛

略略感到窘迫，低下頭去彈彈烟灰，隨即拾起來，勉強地說：

「由老兄寫吧，我不會這一套！」

「那末，多少呢？」

李興莊重地抓着筆，趕緊地問。

「老兄，大家都是跑江湖的，……就寫二十元吧！」

阿牛看見對方突然一沉的臉色，懂得那是太少了，便連忙補充一句道：（嘴

巴朝着阿三）

「我這位朋友，可以多出一點，他是有田有地的。」

「呵呀，老大哥，不要亂說，我有什麼田地？」

阿三彷彿突然挨了一拳頭似的，苦痛地叫了起來，但是却給李興兩股忿怒的眼光一射，便馬上嚇得不敢開腔了。李興鎮服阿三之後，才回過頭，向光線昏朦的木坑上望去，帶着請命的樣子。等了一會，才送過來短短的兩句：

「算了吧，一家人！」

這是頭目的聲音，大家都喊做尹大老板的。李興寫了之後，叫阿牛押了一個十字。便轉身向阿三說，語氣却不像先前那麼客氣了。

「幫幫忙，朋友！」

阿三見這要來的事終於來了，紅漲着臉，吃吃地訴苦，額上和鼻尖，全冒上顆顆的汗珠。竟至說得這樣忿激起來：

「哪個狗噪的，才有錢！我說了謊話，就算是烏龜！」

一屋的人禁不住笑了起來。李興剛才為他的一串囉嗦話，氣硬了脖子，到這時也不得不齷齪地咧開嘴巴。跟着切斷阿三的話，說道：

「不要假癡假呆，你這豬頭三，閒話少說，出五十元！」

阿牛爲了討好對方起見，便乘機附和道：

「到這裏可不要太愛惜了，該識相一點哪！」



「天哪，連老婆孩子，一齊出賣了，也換不夠這麼多哪！」

阿三像給燒紅的鐵烙着了一樣，轟地一下子大聲哀叫起來。尹大老板便翻爬起來坐着，（這時電燈燃了）額上暴出一股股的青筋，捏緊的拳頭向空中一揮，氣勢虎虎地喝道：

「打他狗噪的！這是什麼地方？哪由得他亂喊亂叫！」

李興應聲站了起來，就朝阿三的臉上，一掌打去，立即發出尖脆的響聲。

阿牛一面向尹大老板送着柔和的眼光，一面做出很懂事的樣子，責備阿三：

「看你還愛惜錢嘛！看你還愛惜錢嘛！」

另外的人，先前來時吃過耳光挨過罵的，便黯然地低下了頭，或者用手搔搔並不發癢的身子。至於曾經發過慷慨出過錢的，就做出瞧不起阿三的神色，附和一兩句「自討得」「該挨打」的話語。在大老板坐的木坑下邊，止坐着用手牽拉風扇索子的禿頭，他想趁這時討好大老板，便更加用力地拉動起來，哪知吊着草

席的索子，突然一下扯斷了，竹槓和草席，便隨着牽拉的繩索，直朝他的頭部和大老板的兩足猛撲過去，雖然碰痛了的，倒是他自己本人，然而大老板却馬上大怒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掄起中指，對着他的光頭一陣亂鑿。阿三摸着打紅的左頰，嚇得戰抖起來。

大老板氣沖沖地走到門口，斜視着阿三一眼，嘴便朝門洞外高叫了一聲。

「來一個人！」

阿三打了一個冷噤，突然覺得糟糕了。因為他在本縣獄裏就會經聽見過，這邊的老犯人，遇着不答允「開公司」（註三）的「新差」（註四）就會把他弄到號子外面去，抬起來向水門汀的地上，亂擲一頓的。現在大概就要這樣對待自己

（註三）舊犯人之有力者稱爲大亨，常向新到的犯人逼要金錢。共同分享，此種

舉動。相傳叫做開公司。

（註四）獄囚忌呼犯人的類名，故稱新到的囚人爲新差。

吧，就趕忙喊道：（帶着哭也似的聲音）

「好，好，讓我賣兒賣女好了。錢，我出！只是要少一點。」

這時門開了，白制服的看守現在門外，做着苦笑的臉子，向大老板說道：

「又要到十三號去打牌嗎？」

大老板點點頭，一面側回臉來向李興說：

「那末，你替他寫封家信好了。」

看守見了屋裏的緊張情形，便小聲問大老板道：

「什麼事呀？」

「你不要多嘴！」

大老板走了出去，順手關着了門。

李興便軟了下去，拍拍阿三的肩頭，瞬一瞬眼睛說：

「那隨你出好了！現在替你寫封家信回去，有多少就寄多少，對嗎？」

阿三點點頭，帶着懷疑的眼色，就把通信地址告訴出來。李興照着先前的公式，依例寫了一封。

賢妻見字如面，我現住高等法院拘留所內，一切平安，愉快如常，此次上訴，定能宣告無罪，至遲一年之內，便可回家，一敘團圓之樂，惟目前需  
要調養身體，製備衣服，等等零用，須款孔急，務請設法速寄五十元來，  
幸勿遲誤，尚此，即頌。

平安

拙夫阿三字

李興唸的時候，阿三似懂非懂地聽着，只在說寄錢的時候，才馬上警覺起來，但李興却沒有唸出五十元，只改成「請你寄點錢來，以作零用」，所以聽完之後，阿三便連聲道謝，並把身邊藏着的三百文錢，用雙手獻了出來。李興說聲「不必了」，但也毫不客氣地收着，阿牛就對阿三鄙夷地笑了一笑。

每天早飯後，各個號子的門，都要打開半個鐘頭，例行「放風」的，但除了一些頭目及其爪牙，可以自由出入，在過道上散步而外，其餘的人是不得越過門檻。阿牛却不管這些，便大搖大擺地莽撞出去了，在門口還掉回頭來，笑嘻嘻地用手招一招阿三道：

「不要怕，同我一道去玩。」

坐在地板上只想打渴睡的阿三，也打算跟了出去，但同號的一個老頭子，便連忙搖手勸住他，他說是走到外面是很危險的，阿牛那樣的大塊頭，倒能挨得下一陣拳頭，他這樣小塊的人，可就吃不消。阿三在門檻邊，伸頭往外望一望，看見過道上的人，穿着白細布的短衣大褲，有的竟然是綢的，足上踩着黑皮的或是綉花的白布拖鞋，懶洋洋地走着。他們走近阿三住的號子時，都彷彿是在用着狠毒的眼光監視他一樣，他便趕快縮了回來。

阿牛在過道上，一面挺起，健壯的胸膛，笑微微地走着，一面故意弄響足上

的兩付足鍊，做出誇耀的臉色。打他身邊走過的人，都略爲住了足，好奇地看着他，驚訝他那又蠻強又高大的身子。他走到看守在的地方，看守便反掉過頭來冷冷地盯着他。他懂得看守要爲難他了，也就停下足，靜靜地回望過去，舉着挑戰的眼色，似乎是在說，看你把我怎樣呢。看守把帽子稍稍要偏斜一點，走到阿牛的面前，劈面問道：

「你是哪個號子裏的！」

「忘記了！」

阿牛眯一眯眼睛，歪着嘴巴說。看守立刻生氣地喝道：

「回去！回去！」

「回去？拿路費來嘛！」

阿牛反而嘻皮笑臉起來，看守的耳朵都弄紅了，就動手推，阿牛却動也不動地站着，隨即把閉緊的嘴巴往前一翹，睜大眼睛說：

「我出來不得嗎？怎麼不叫別人回去呢？」

看守馬上車轉身子，向旁邊圍來看鬧熱的人，順手挑撥道：

「看，他要叫你們回去了，請你們回去吧！」

跟着摘下帽子，朝桌上一擲，揚起手道：

「都進號子，都進號子，這不是我對不起大家哪！」

旁邊的人先就不滿意這妄自尊大的新傢伙，現又聽見看守如此挑撥的話語，便有幾個平常專以打架爲消遣的，發火地叫了起來：

「打這扒灰老！」（註五）

「揍他個小舅子！」

一面擁過去，亂打起來。阿牛冷不防也吃了幾下拳頭，但跟着就將兩臂用力一擺，朝前一推，便有兩三人隨手跌倒下去，其餘的人趕緊退開。阿牛把背移向

（註五）在獄裏凡把別人私下的行動向當局公開地或祕密地說出，便稱爲扒灰。

着壁頭，做出迎敵的姿勢，露出兩排散亂的牙齒，像要咬人似地說道：

「是好漢就來，老子早就想吃燒酒和饅頭了！」（註六）

看守見衆人都制服他不下，便趕快去報告看守主任，領幾個警衛來，將阿牛抓到科裏去，（註七）結果，再在足上釘了一付又笨又重的大鐐，這一來，就一共有三付，弄來走路時足都拖不動了。回到號子，有的人看了大笑，翹起大姆指稱贊說好，有的人看了搖頭，轉過身去悄悄罵了一聲「活該。」只有阿三現出很同情的臉色安慰他道：

「痛麼？老大哥，我真担心，晚上怎麼好睡覺呢？以後，聽我勸，不要出去了！吧！」

阿牛毫不爲意地大笑着，一面用肥大的手掌拍拍阿三的背。

（註六）犯死刑者，行絞刑前得吃瓶燒酒和四個饅頭。

（註七）獄內分第一第二第三等科 來管理犯人。



「這算什麼？你這小老鼠兒，我倒歡喜哩！現在不又發了一點財嗎？我明天還要去弄一付囉！」（註八）

次日開門的時候，阿牛用索子捆好三付足鍊，弄來吊在肩上，走起來便再不會拖累一雙足板了，於是，就又大搖大擺地走到過道上去散步逍遙，一路仍舊挺出健壯的胸脯，驕傲地笑着。看守把他沒有辦法，只要他沒有越獄的企圖，也就不管他了。另外的大亨們，見他這麼蠻橫，也不敢輕易惹他，雖然個個對他都懷有無限的敵意。

阿牛許多天都沒有寫信出去要錢的動靜，李興便不得不催促了，然而說的時候，是陪着笑臉的。阿牛却滿不在乎地支唔，爽朗地笑着。

「哈哈，我差不多忘記了，不過，不過，呃，等幾天就有弟兄帶錢來看我的，準一定來的！」

（註八）意思是說他又得二吊五百錢。

接着又把臉一沉，好似在責備李興不該催促的光景，發着鈍重的低聲說：

「我兄弟素來說話，一句算一句的。你老哥，請放心，不會少一文的。」

李興也不敢怎樣動怒，只是隨口應着：

「好好好，就等幾天吧！」

在阿牛阿三到來的前兩天，大亨們曾經爲了開公司的事情，打壞了一位有錢的新犯人，到現在那人的家屬知道了一點風聲，便向監獄當局大鬧，要求懲辦凶手，說是倘不如此的話，就要到法院告發，依法解決，科裏本也知道那些人是凶手，但却不敢隨便抓一兩個來處罰，因爲開公司早已成爲默許的事情，而且每月還要從總頭目的手上，暗裏分享幾文，萬一魯莽辦了，兩方翻了臉，便一切都糟了。只得暗中商量，說是爲了替當局留面子起見，無論如何須送一人，前去接受懲辦。但是誰願去吃生活呢？

阿牛聽見了這個消息，便覺得要使各個號子的大亨，由恨他惡他一變而爲敬

他服他的話，那只有趁着這個機會去做一番爲人所不敢爲的事情了，便拍着胸口說他願去。

當他押到科裏的時候，由一位八字鬚的科長開小庭審問，問了姓名年齡籍貫等等之後，便問何時到的。

「五月四日」

阿牛昂着頭回答。科長看看受傷者的供詞，便詫異起來，但隨即理理鬚子罵道：

「你這奸狡的東西，明明是五月二日還在打人，偏偏賴成五月四日才到，本科長要重重地懲辦你！」

阿牛知道這一點不會弄好，就低下腦袋，不說話，只是用足動動拖在地上的三付足鍊。科長又問原告道：

「當時是不是他在打你？你要照實供出。」

跟着加重語氣說：

「亂認人，我也要處罰你的！」

一個頭上包着手巾的中年人，臉色是青的，怯怯弱弱地回答：

「老爺，我不大記得清楚了，只是當時確實沒有見過他！這是的的確確的。」

「哼！」

科長一下子明白了，但爲要完成法律的尊嚴起見，便又理理鬍子，一面思索地說：

「這個，這個，這個，我就早調查清楚了，他是首犯，指使人！」

馬上轉向阿牛威嚴地問道：

「你知罪麼？」

阿牛爲了完成自己的英雄行爲起見，便咬着牙說道：

「由科長處罰好了。」

於是，科長便喝叫兩旁的警衛，將阿牛扶了下去，鞭扑和呼叫的聲音，便立即爆發出來了。

阿牛回來吃飯時，擺在面前的，已不是先前雜着草子砂粒的「小家飯」（註九）和一堆腐壞了的蘿蔔乾，而是鮮美銀燦的白米飯和一大盤肉炒的小菜了。這是大亨們的總頭目替他在外面館子裏包了來的。阿牛看見阿三坐在旁邊一面無意識地搔着頭皮，一面閃着羨慕的臉色，便半似教訓半似得意地嘆了一口氣道：

「只要不怕流血呵！」

#### 四

阿三知道家裏是不會有錢寄來的，心裏很是擔憂，怕受人家的打罵，便對人

（註九）無期徒刑吃的飯，比有期徒刑多，稱為小家飯，死刑則更多，稱為大

家飯。

特別小心起來，常常做些討人歡喜的事情；拉風扇，掃地板，從門洞上接送飯鉢子，本是號子裏的「老百姓」每天輪流的功課，阿三就故意多分担些。有的年老犯人看不過意，便說：

「你息息呢，大家做！」

阿三笑迷迷地回答：

「呵，老伯伯，算什麼？這不比犁田哪！」

當大老板李興以及阿牛在號子裏時，他就更要做得起勁些，心裏並不妄想得着他們的贊賞，只不過盼望他們少對他使些憎惡和輕蔑的眼色罷了。如果他們在別的號子打牌回來的當兒，阿三總是趕緊把打盹的神情斥退，做出非常警醒靈敏的樣子，只要在喊：

「給我一杯水吧！」

或是：

「誰來替我捶捶背？」

最先跳起來，去盡義務的，那就準是阿三了。

在這個號子裏面，倘若問問這批「老百姓」甚麼是最苦的差使，他們會一齊搖頭，悄聲說道：

「唉，大老板的背最難捶！」

因為捶的時候，過輕過重，都要惹起斥罵，甚至於打的。而那輕重的標準，又沒有一定的，輪疲倦的那一陣，就要捶得又重又快；但在飯飽思睡的當兒，便該又輕又慢，倘不懂得這些，是非吃虧不可的。而且大老板發脾氣的時候，不管什麼東西，只要順手，就通通抓來打人。阿三起先不知道，還捶着去捶背，但後來因為常常都在受着拳頭，足板，鞋子，枕頭，瓦罉等等襲擊，便也嚇怕了，不敢再去爭着獻好。

一天早上，阿三的回信終於來了，然而全是訴苦的話，說是接着信，看見要

那麼多的錢，一時簡直想不出辦法，只有悄悄地哭了起來。現在做妻的，白天是到人家去洗衣裳，做點雜事，晚上便帶點殘湯剩飯回來，喂給一羣兒女，但總吃不夠。孩子們都在唸着爸爸，盼望爸爸，蒙神保祐，早點兒回去。最後，還說倘若弄得一點子錢的話，便要帶領孩子來看望爸爸的。

阿三聽完了，自然很是難過，不過目前感到莫大惶恐的，却是唸畢信的李興，那一對靜靜盯過來的忿怒的眼光，自己只有低下了腦袋，等待他的處置了。屋裏的人。不敢做聲，一切都很靜寂。高牆外面響着驢子的鈴聲，漸漸淡了下去，隱入遠處的街巷。老鼠拖着尾巴，在馬桶旁邊伸出頭來，悄悄地望了一會，又輕輕地溜開了。

突然竝的一聲，兩張充滿悲苦的信箋，便在李興的手上，受了腰斬的死刑了。阿三抬起頭來，現出又是傷心又是祈求的可憐神色，覺得他的妻兒小女，都一下子摧了摧折似的，眼邊上忍不住滾出豆大的兩粒淚來。但李興的拳頭，還是捏



緊起來，好像不在阿三的身上敲打一兩下，氣是靜止不下的。阿三戰抖着，望着李興一步步逼攔的拳頭，就瑟索地倒退着，彷彿魂都要嚇掉了。驀地一下碰着牆壁的角度，便連忙掉轉身去，雙手抱着頭，用背朝着李興，帶着哭聲急喊起來：

「請莫要打我的頭哪！請莫要打我的頭哪！」

李興咬着牙齒，就朝着阿三的屁股。猛力地踢了一足。

阿三慘痛地叫了一聲，連忙掉轉身來，趕快用雙手按着臀部。李興趁勢又朝他臉上，打了一拳。

「哇呀呀！」

阿三立刻用手擦着了臉，坐跌下去，鼻血馬上從指縫裏，湧了出來，失聲哭着。李興這才停住了手，但還恨恨地說道：

「打你，真憐了我的手！」

李興他們出去之後，禿頭和另一個人才把阿三扶了起來，平放在坑上，嘴裏

發出則則地嘆息。曾經被阿三叫爲老伯伯的那一位，便替他揩揩鼻血，一面搖着腦袋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菩薩沒有眼睛呵！」

以後，阿三還是搶先地做事情，竭力討人歡喜，但事實上却越發惹李興他們厭惡了。像在掃地的時候，就有着這樣的責罵：

「媽的，掃得這樣灰飛；又不該你掃，你偏要掃！」

接着便是一記耳光，阿三只有放下不掃，然而却又挨罵了：

「娘噪個×，要掃就掃完，你要向老子撒嬌嗎？」

當阿三輪值捶背或是捶腿的時候，大老板的脾氣，更加特別怪了，往往並不通知阿三說是不用捶了，却忽然翻過臉來，露出兩排牙齒，要咬人似地罵道：

「儂捶儘捶，要捶死我嗎？」

有些時候，阿三疲倦了，仰身躺在地板上息息，若給李興和大老板他們看

見，便會將他一足踢起來的，說這樣仰睡，活像死屍，是不吉利的。至於偶然把雙手交放在背後，也是要給他們打罵的，因為背着手，像赴殺場，又是不祥的了。

阿三每次挨打之後，幾乎都要向着阿牛做出乞憐的眼光，有時甚至流着眼淚這樣地哀求：

「老大哥。求你替我說說好話呀，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呵。」

阿牛高興的時候，便笑嘻嘻地諷刺道：

「嚇，你怎麼不使用你那兩個拳頭呢！沒有麼？難道沒有嗎？一

不高興的時候，就這樣冷冷地回答：

「你真是不中用的傢伙，這點子打，算什麼多呢！」

阿三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地難過起來，往往因為怕人打罵，便事特別留意，竟弄得一舉一動都非常拘束，非常笨拙，以致常常做錯事情。有一天，大老板輸了

錢，氣沖沖走了回來，叫人替他倒一杯水。阿三爲了買好，照例趕快去盡義務。不料走得過急，一足碰翻了痰盂，立刻，痰液和鼻涕漫了一地都是，臭氣馬上升騰起來。大老板親自打他幾板之後，還是怒氣不息。當阿三端着糞子吃晚飯時，大老板便喝住道：

「放着，等一下！」

等大家吃完了，才準他再端起來，但須坐在馬桶旁邊吃，而馬桶呢，却是揭開蓋子的，意思是要他吸着臭味，嘔吐起來。阿三一望見馬桶裏面浮着許多黃黑的糞條，心臟便禁不住要翻了，自然是一點兒也吃不下，但大老板却強迫他吞嚥，他哪敢違背呢？只得含着淚勉強吃了。這樣的處罰，繼續了三天。在最末的那一天，剛吃完早飯時，號子的門忽然開了，看守站在門口喊道：

「梁阿三接見！」

大老板向阿三威嚇幾句，說是倘若把裏面的消息，走漏給外來的人，就馬上

要他的命的，並叫李興和阿牛尾隨了去，嚴厲地監督着。

接見室是用一層木壁隔開了的，相會的人只能從一張蒙着鐵絲網的小窗上，看見彼此的嘴臉吧了。阿三和他的妻，就這樣會晤着的，兩人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一時說不話來，四隻眼睛裏都充滿了淚。等一會兒，女人才發出顫抖聲音問：

「爸爸，你——你——在裏面好嗎？」

阿三這一下子才想把幾個月來蘊藏着的悲哀，對着自家的親人，一股腦兒訴出。但剛要開口，就被躲在那兩旁的李興和阿牛用拳頭在腰上抵了一下，便不敢說了出來。只有化爲哭聲，送出了口，但又馬上用力咽住了，因爲兩邊腰上的拳頭，抵得更見緊緊的。

「爸爸，你，你，你，怎麼樣了！」

女人急得幾乎要哭起來，伸手亂抓着头髮，

「說哪，說哪，爸爸，有人欺負你，我去替你喊冤哪！」

「我——」

和着哭聲，從喉管裏爆發出來，阿三就想不顧一切了，但看見李興和阿牛已經作勢要捏斷他的頸項似的，便馬上改口說：

「我——我好好的！」

女人稍稍安心了，以為丈夫只是見了親人難過的原故。這時才從懷裏摸出一張手巾包着的東西來，舉到下巴尖上說：

「爸爸，錢拿來了，只有三十元哩！」

「呀，哪裏弄來的哪！」

阿三不是驚喜，却是難過起來，像是感着凶兆似的，因為他覺得窮苦的家，一下就有這麼多錢那一定是含有另外的災難的。

女人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允了一聲「借來的」，就趕緊低下頭去，避開丈夫疑慮的眼光，隨即抱了一個九歲的孩子起來，滿是瘡疤的臉，就現在鐵網外面，勉

強做着笑容教孩子道：

「阿狗呀，喊聲爸爸！」

孩子惶恐地應和了一句。女人又抱起另一個四歲的女孩，照樣地教着先前的話。爸爸看了孩子之後，對着女人的臉望了一會，才突然顫着聲音問：

「二娃子呢？」

女人就一下子慌張着，同時眼裏冒出淚來趕快低下頭去，吃吃地答道：

「他，他，他，病了！」

「你騙我，好忍心的東西呀！」

阿三立刻揚起拳頭，大聲地罵着。

女人驀地緊靠着木壁，傷心地抽噎起來，手巾裏的銀元，嘩啦一聲就吊了一地。

## 歐 洲 的 風

遠處沒人烟的原野，先前還對着落山的斜陽，閃發着銀白的江線，現已逐漸消失在莽蒼蒼的暮靄裏了。

怖人的夜影，也從近處黑鬱的深谷，含烟的林莽，悄悄地鑽了出來，正向山間的過客，——另一世界的侵入者，——做着包圍的陣勢。

羣馬雜沓的蹄聲，響在迂曲難行的山路上，慢慢兒更比白天沉重起來了。在馬頭項下叮吟的銅鈴，也清清澈澈地傳播到遠處。

路邊蒼黑的枝上，偶有歸巢的野鳥，一陣陣地驚飛鳴叫。坡那面就有歸洞的青猴，應着長嘯幾下，聲音尖利而清朗地掠了過來。

默默尾着馬走的羅老么，耐不住夜的冷寂和自己的飢餓，就大聲地抱怨起來



了。

「要走死哩，真要走死哩！……你媽的，你也同我作難起來了。」

接着就把斷了絆結的草鞋，從足上扯脫，忿忿地投下坡去；坡邊的矮樹和草叢，便立刻送上來一串哆哆唻唻的響聲，像一條驚逃的蛇在溜走似的。

「走死還好哩，……看哪，我說在這裏嘛，……咳！」

隔着五匹馬的後面，張老三馬上這麼回應着，揚起激昂而悽愴的聲調，然而，話未說完，就住嘴了，也許這是爲了忌諱的原故吧，因爲留在他嘴裏的還有「怕還要給人殺死咧」跟着他就鞭了兩下馬，那並不要他走快一點，而是藉此發洩發洩自己心中的怨氣。

再隔五匹馬後面的盧狗娃，也像預感着一點兇兆似的，敞開粗大的喉嚨，高聲地咆哮起來。

「現在埋怨鬼哪！……誰叫你們答應的呢？走他媽的什麼洋脚！牛足！」

這話原只想叫剛才說話的人聽見，不料那邊一顧陡險的山岩，竟把那咆哮的聲音全都回響了轉來飄到後面去，使得好些趕馬的人都聽見了，有心裏本在埋怨的，便都立刻罵了出來。

「那是老板哪！……這老鬼，該死的東西！」

往天到這時候，他們早已找着了林中的空地，拴好了馬，卸下了貨，圍着煮飯的火堆，在涼爽的夜氣中舒適地吃着晚飯，或是披着棕毛紮成的蓑衣，倒在帶露的草上，躺着旱烟管，閒望遠峯徐徐吐出的月亮了。現在是，身子又倦，肚子又餓，還要不息地走，拖着腿子走呀。

老板呢，整天騎在馬上，和洋官洋兵，一道兒慢慢地走在馬駝子的後面。不時還從鞍上取出麵包和乾牛肉，往貪饞的嘴裏送。自然，到這入夜時分，他是不會感到疲倦和饑餓的。但他的心裏却並不怎樣安靜，仍是充滿着焦躁和着急。因為他時時刻刻都在墨念着馬，生怕在這麼黑這麼晚的時候，會有一匹踏虛了足，

跌到峽裏去的，這不但要出脫好幾十元，還要賠洋官丟失了的貨物。而且這一帶山上有野人兵出沒的謠言，從昨天起就很可怕地飛傳起來了。……但一想到洋官肯出那麼大的駝價，發財，也就在這麼一次時，便又只好硬着頭皮去碰運氣了。他一面翹起手指，插進氈帽下面的髮裏搔了一會，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道：

「咳，不會，那不會，……祖先牌子該供得高吧？……」

隨即帶着不安和煩惱的聲音，吩咐最後趕馬的一個夥計，叫他把話依次傳到前面去。

「留意呀！吳老七，告訴他們，……狗噪的東西，你沒聽見嗎？……向前招呼一聲，說哪一個把馬跌下去，我要對不起他的。……叫他們好好留意呀！這一回，可不是停工，扣工錢了得事，我要……」

到底要怎樣呢，連他自己也還沒有決定，所以說了半句就只好截住了。

話傳了開去，怨言立即在走着的馬隊中沸騰起來，前面的馬夫們，甚至大聲

咒罵了。

「打他這狗東西！真是逼人的命哪。」

「死就大家死喇，……把他這狗噪的抓下馬來呀！」

「哪一個還怕他麼？」

這些長年趕馬的漢子，已給兇野的山，兇野的林子，養成粗蠻的人了。雨中趕路，野裏過夜，全不看成一回不得的事。豺狼的嗥叫，虎豹的怒吼，都已聽慣了。現在，要把老板痛打一頓，正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而且敢於做到的。但因有武裝的洋兵尾在後面，總是不好動手；雖然洋兵並不多，然而有槍有子彈，究竟不大好惹的。於是，大家只得挨餓着，憤怒着，埋怨着，趕着馬駝子不息地向前走，走，在這夜色昏濛的山中，在這崎嶇無路的坡上……

星光很大很亮地閃在頭上了。

四圍的羣峯，都已收拾起藍色的姿影，溶入夜霧裏面，靜悄悄地打着盹了。

「鳴———囉———。」

在遠處的坡那一面，這樣呼嘯的聲音，突然蕩漾在夜的山中，嘹亮地送了過來。跟着就起了一陣喊叫，一直流到馬隊的尾後。

這是表示不能前進的信號，龍老板一聽見就懂得了。便馬上發命令道：

「那末，等到月亮出來再走！」

勒着坐下的馬，趕到掛着馬燈的洋官那裏，顫着聲音氣促地報告。

「大人，天——太黑了，找不着路，誰也不能够——」

洋官勒着馬，沒有說話，只把手電筒按亮，直向龍老板的身上，臉上，探照着。龍老板爲驟然一亮的電光一觸，驚得睜不開眼睛，話也說不出了，但一個矮小的華緬土生，却早已明白了，用不着再聽下去，就把大意繙譯給洋官。洋官驕地咆哮起來。把手中的馬鞭子朝空中揮了幾下，坐下的馬驚得蹶起前足，掛在腰邊的馬燈就閃出一道很長的白光，直向路邊的林莽岩石很迅速地一劃，使得那些

悄悄躲着的野豬，發出一陣粗豪的鼻音，紛紛地四竄開去。

華緬土生把洋官的命令用着漢人話繙譯出來。

「不能停！一分鐘也不能停！」

全隊的人馬中只有洋官一個人知道，而事實上也只有他一個人才可以知道，前面遠征隊的成功和失敗，以及喬治軍官和一隊印度兵的生命都寄託在他這隊駝馬的背上。倘若停久了，前面的人就會因此全然失敗，或竟至整個覆滅，也料不定。

等到龍老板開始苦苦哀求的時候，洋官已經氣得跳下馬來，一手握着電筒，照着龍老板的臉，一手握着手槍，抵住龍老板的胸膛，咕嚕着發出這樣嚴厲的命令：人不走打人，馬不走打馬；死了的推下崖去，遲延一刻兒也不准許。隨即又換出一大捲紙票來，塞在龍老板的下巴尖上。

龍老板接了錢後，心裏高興了，但嘴上還是帶着埋怨的聲音，向吳老七叫

道：

「傳到前面去！傳到前面去！……叫他們趕快走！……唉唉，洋人家的飯真不好吃呵。」

「走呀……走呀……走呀……」

這樣呼嘯的聲音，一直波傳前去，直傳到坡那面的山峽中。

但是前面的馬隊並沒有怎樣的動靜，只有怒叫和咒罵，來作後面催促聲的回答，後面被逼着前進的馬匹擁擠在又黑又窄的山路上，弄得互相踢了起來，人也在混亂地叫罵。

龍老板躁得發極，氣虎虎地喊道：

「不要命的就停下不走！」

同時將馬肚子一夾。絡頭一帶。跑到洋官面前小聲地說了幾句。

於是，全隊的人立刻聽見一排爆炸似的槍聲，非常可怖的響在夜的山中。樹

間的野鳥，馬上發出怪聲叫了起來。遠處的野獸也送來惶恐的嗥叫。

被槍聲鞭打了的馬隊，開始在漆黑的崖邊活動起來。「人不走打人，馬不走打馬」的命令，就製成了悲苦的夜的進行。同時咒罵和忿怒的目標也立即轉變了方向：由龍老板的身上移到放槍威嚇的洋官洋兵那面去了。

「入他洋鬼子的祖宗八代！……」

「兒子孫子，就背了時，也不要再走他媽的什麼洋腳了！」

前面的馬夫們一面恨恨地鞭着馬，一面切齒地大聲罵着。走在後面的有所顧忌，只好咕噥着低聲咒罵洋鬼子。

洋官和洋兵因為聽不懂（事實上也聽不見）中國話，便滿意而微笑地在嘴角上吊起了烟斗，同時心裏更加築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念頭：對待中國人只有銀元和槍砲，說好話是絕對不行的。

夜，是熱帶十月的夜，涼涼的，沒有風，草上林間，都綴着露水。人的頭



髮，人的衣袖，和馬的鬃毛。都漸漸潤溼起來。

先前這些山中，以及更遠處的荒原，是被五月以來的瘴烟和霉雨整天整夜封鎖着的。現在到了十月。才能在晴光朗日中挺出霉爛的肚子，散開腐爛的頭髮，呼吸一口新鮮的大氣。

然而這些時候，印度洋邊的白人遠征隊，就同好天氣一塊兒走來，原始人的山中，都吹過了歐洲近代的風了：坡上的小徑，路旁的草叢，處處留下皮鞋的印痕，香烟的殘屑，和啤酒瓶的帽子；同時，土著的野人房屋也漸添上了槍彈擊穿的小洞，刀耕火種的旱穀崗上，也留下馬蹄殘踏的遺痕。

這些地方，是緬甸的呢？中國的呢？連地圖上也沒有指明，只有馬馬虎虎畫上的一些虛線吧了。自然囉，在中國人這邊，是會走進圖書館，翻開陳舊的古書，一口咬定地說道：

「看哪，證據具在，這是從古以來就是我們中國的。」

然而，歐洲人那面聽了這類的話，就要哼了一聲鼻子，挺起了肚子，大踏步走去佔領着，先前書上說的所有權，那裏還作的什麼數！不過就事實看，佔領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雖然土人儘管沒有新式的武器。但首先得深入這些原始的山林，蠻人的樂土，就使自誇有着輪船火車的歐洲人，也覺一時毫無辦法，終於還得求助於中國人駝貨的馬隊。這在中國人方面，就造成了一個新鮮的名詞——走洋脚。

這一夜，這麼黑這麼晚，還在繞着山坡而走的馬隊，便正是一隊走洋脚的。馬夫們咒罵地走着，挺在道旁的石塊，橫在前路的樹枝，一經他們碰着，就都成了他們發氣的對象。至於馬匹呢，稍微走慢了一點，或是偶爾伸着飢餓的嘴嚼一下路邊的野草，便會重重地挨着好幾下鞭子；若在平時，這種鞭子是不會挨到的，不過呼喝幾聲也就完了。被打了的馬，痛得朝前衝了幾步，勢必又要碰着前面的馬匹，引起突然的驚駭和騷動。這麼一來。馬隊的行進更比白天來得慌亂

了，同時坡上偶有野象或野牛之羣。突爲馬隊的燈光駭着了，便會像一股風暴似地，荷荷地掃上嶺頭，或是刮進峽中去，這也要把馬匹弄得特別張惶起來。

「嗚喔……嗚喔……」

「嗚喔……嗚喔……」

「嗚喔……嗚喔……」

馬隊前頭突然起着緊急的呼嘯，接着中段也同樣地叫了起來，及至傳到後面，就已經是很宏大的聲音了，而且雜然地響着，滿山滿谷都起着回響。

龍老板登時慌張起來，緊緊地拉着韁繩，大聲喊道：

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

其實他早已懂得了，那麼緊急的信號，難道還沒有事嗎？所以，他接着就氣急敗壞地罵起來。

「那一定是張老八邀的馬，我曉得，我曉得，這個燒蛇吃的傢伙！……老早

就該給他滾蛋了。……」

馬鞭子呼呼地打着空氣，好像就在鞭着張老八本人一樣。罵的話，只有馬隊後面的人聽得着。倘在往天，這是會傳達開去的，但現在誰的心都爲前面突起的事件抓去了，沒人管牠。大家都這樣地追問着：

「哪個的馬？哪個的馬？」

馬隊的行進已經停止了，坡那面的人聲，却還在喧鬧着。後面焦急的人們，張大着兩眼，但只能看見好些股馬燈的光芒，在遠處的崖邊，林裏，坡上搖曳着飄忽着，時而隱沒，時而顯現。那光景倒像是在說明馬隊的無恙，然而人的影，馬的影，却是一片模糊，望不清楚。再望去便是黑沉沉聳聳的山峯，和兩峯之間飾着星點的天幕。

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呢？被龍老板在後面大罵着的張老八，他是趕着馬，走在馬隊的中段的，當「嗚嗚」的呼嘯剛起來時，他正好轉過一個坡頭，看見朵朵

馬燈流走着的前面山邊，一圈亮光和一塊黑影，直朝崖下掉去，跟着就不見了，同時馬上，起着緊急的吶喊。

張老八嚇得只會打抖。神經錯亂地叫着：

「我的天呀！」

最後，老板也知道了，跌下谷去的不僅有馬，還有人，而那人又並非懶來燒蛇吃的，自己額上也就滲出毛毛汗來，只得連忙去向洋官哀訴。

洋官起初也着了驚，及等問明了馬的號數，查過了懷裏的小冊子之後，這才向着圍在他前後的人，像在對自己說着寬慰的話：

“Never mind! Never mind!……”

但老板却還糾纏不清地苦苦哀求，囉囉嗦嗦地儘說着：

「……要值九十多元哩（其實他很明白，只六十元買成的）那匹黑的，……多走得好好呀，爬山上嶺，都是四平四穩，……唉唉，哪裏去再買這樣好的馬呢？」

……倒楣，倒楣，九十多元呵，一下子就出脫了！……」

作繙譯的華緬土生，知道他是要求賠點損失的意思，但不等他牢刀完，就將戴在頭上的白色船形硬殼帽往腦後一掀，氣憤憤地代洋官說道：

「損失，大家都損失了，兩下不說吧，你要——，那洋官也要，你還賠得起麼？你曉得那一駝貨是甚麼！甚麼？……」

龍老板歷來就覺得這位繙譯比洋官還要厲害，一路上恨得牙癢癢的，總沒有方法對付他，現在要趁這個機會出出氣，就劈頭反問道：

「你沒聽見嗎？還跌得有人哩！要曉得那是一條命，並不是稻草紮成的哪！……人命關天，我同你打官司去！你不要那麼狠！」

「關我屁事！你簡直發昏了，是我請你駝的麼？」

繙譯倒笑了起來。龍老板也覺得他的氣話太過火了，但看透了繙譯是個欺欺怕硬的傢伙，就仍然用重話不客氣地回敬他：

「不關你的事！那你是乾淨？朋友，說話放軟和點！」

繙譯紅漲着臉，剛要回答，恰好有十多個馬夫提着馬燈走來了，鬧鬧嚷嚷地。見了老板和洋官，就爭着說出他們的意見：有的拍着穿有麂皮背心的胸口，聲言情願挨槍也不再走了；有的將裏在頭上的藍布帕子拉下來，說再要他們走路就用這個把他們先勒死吧。最後才由年紀大一點的劉三哥擠開鬧嚷着的人們出頭說道：

「鬧個什麼？……現在要趕快想法子哪，……龍老板，你和洋官說說，林福生掉下去了，怎樣辦？……我們得趕快派人尋條小路，下坡看看。那邊崖坎太陡了哪，我趕了十多年的馬，也沒遇見過，真是太陡了，太險了，只有先前的黃牛坡才……」

陳老九他見把話說到岔路上去了，就急忙截住他道：

「是的，是的，那不要說了。我們就去找小路吧。……不，不，不，不只要爬得

下去的地方，就下去好了，……」

隨即朝過臉去，向其他還在叫喊的人，罵道：

「先救起人再說，鬧什麼呢？……自然不會再走了，難道他們洋人，就沒有心肝的……走，走，走，一路找去！」

大家都一下子聽話了，另外在馬隊裏面站着的人，也接着喊道：

「管他媽的，放下駝子，放下駝子，老子們的肚皮，早就要餓壞了。」

「息夜！息夜！」

好多人附和地吼着，並且馬上就把話朝前傳達過去。接近全是難走的山路，一邊聳立着陡險的崖頭，一邊凹陷着極深的峽谷，稍微平坦的空地，也簡直找不出來。這本是不宜於息夜的，但累乏了的馬夫們，又因生氣了的原故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通把駝在馬背上的貨卸了下來，放在路邊上，一面就在崖下生起煮飯的野火了。



洋官也覺得不能再逼他們走了，便答應休息一點鐘，命令快快吃了飯，仍要趕路。但馬夫們誰也不管這種命令了，驕言不到天亮決不動身。大家一面在馬腳旁邊煮飯，一面哼着一些平常愛唱的歌曲。

我尋林福生的人由劉三哥分派，共分三股，都繞到比較平坦的地方，去覓下谷的去路。每股帶頭的是一盞發白光的馬燈，後面尾着三四點旱烟管頭的紅火，向烏黑的斜坡探索而下。但除了深不可測的險坡，到處都長着茂密的矮叢和荆棘，並且糾纏着許多帶刺的藤蘿，不說人不能插足進去，就是獵狗怕也不容易鑽入。

夜是清新的，到處都漾着樹葉和野草的氣味。燈光只能照到幾丈遠的地方，此外就是無邊無際的烏黑。四週有野鳥發着怪聲，碰動樹枝一驚飛起來。又有野豬，衝着叢莽的驟響，馳到山溝裏去。大家的心都一陣陣地震顫起來，時時向四圍的黑暗驚慌地探索，生怕有吃人的怪物張着血盆似的嘴巴一下子跳了出來。

然而，一想起受難者平日老實的容顏，連半截香烟也要分給同伴的那樣好心眼，大家又都鼓起了勇氣，前去尋找可以走下山谷的路徑，什麼危險和恐怖都忘記了。

起初這一股人同那一股人還遠遠打着呼應，一會兒就彼此聽不見了，彷彿喊出的聲音馬上就會給海洋似的黑暗吞蝕了去。起初回過頭來，還可以看見坡邊稀疎綴着是馬燈和燃得紅紅的篝火，現在已完全看不見了。也許是給山坡遮掩了吧，也許是隊伍動身走了吧，那是費人猜疑的。大家的心就都不知所以然地更覺慌張，更覺驚悸起來。何況繞了這麼大的灣子，下谷的路還是找不出一點兒端倪呢？同時不遠的山後又起着猛烈的吼叫聲，不知是老虎的，還是豹子的，總之，令人聽着就會背皮打起慄來。如果是在隊中，倒不見得會叫人這樣害怕，但在這裏，他們是愈走愈覺孤獨了。

有的人竟至抱怨起林福生來，像羅老就是其中的一個。他一面從他那隻脫

了草鞋的光足上拔出一根刺，一面皺着額頭皮不愉快地說道：

「同笨人一塊兒走路，總是要吃虧的！……人家都沒有踏虛足，偏偏他來就滾下去了，弄得人深更半夜的……」

「你不高興一塊去找，就請滾回去吧！只有你是伶俐的！人家都沒有踏着刺，偏偏你會踏着。」

盧狗娃掉過頭用這樣的話譏諷他，一面將旱烟管裏的餘燼，在旁邊的樹上波波地叩落。

「他媽的，老子把草鞋給你脫了！看你還踏不上刺麼？」

羅老么跳過去，朝他穿着麂皮背心的背上，伸手就是一拳。

盧狗娃躲開了，很伶俐地跳在一邊，一面嘴裏喊道：

「怎不用你的蹄子踢哪？這樣丟你驢子爸爸的醜了！」

羅老么不開腔，只把兩個拳頭一捏，氣沖沖地趕上去。旁邊的陳老九，忙把

馬燈遞給另一人，就一把將羅老么抓着，劈面喝道：

「小夥子，肚子裝飽了再打吧！」

「你管不着，滾開！」

羅老么用力掙扎着，陳老九却下死勁地抓着他道：

「勁漲大，你打洋鬼子嘛！怎麼洋鬼子一放屁，你就嚇跑了。」  
同時又朝過險去，帶着責備的語氣向正在笑嘻嘻的嘴狗娃說道：

「狗娃，你媽的，人家正在崖底下喊救命，你老却在開玩笑，好人！林大媽怎樣招呼我們的，你就這樣對待人家的獨兒子。」

隨即掉過頭去，使勁地搖着羅老么的兩肩。

「我看你也忘記了，回去怎樣交代林大媽？……」

陳老九忽然不做聲了，將頭一偏，搖着手說道：

「不要鬧，不要鬧，聽，聽，……那邊下面像有人在哭哩！」

子。

大家都靜靜地側着頭聽，但沒有聽出什麼來，只有鳥在遠處的樹枝上拍翅子。  
盧狗娃就尖起嘴，噓了一聲道：

「他聽見鬼了，那邊落下的人會爬到這底下來麼？」

陳老九不理他，竟自大聲叫喊起來：

「林福生——林福生——。」

沒有回答。一切都是靜悄悄的。

原始的山已把人吞食了。

尋找的人終於失望地轉了回來，帶着寒冷和嘆息。劉三哥不要吃飯，坐在火堆旁邊烘手，連連地對着詢問的人搖頭。

「料不到這個老好人就這樣了！」

陳老九一面吃着飯，一面想像着跌斷了腿子的林福生，正血淋淋地在谷裏爬

着喊媽，喊夥計們的名字，心裏就一陣陣地難過起來，把筷子朝碗邊一攔。

「這怎麼吃得下呵，這怎麼吃得下呵！」

旁邊站着的吳老七，把旱烟管從嘴角上取下，蹲了下去，拍着陳老九的肩膀。

「不要難過！不要難過！天亮就包你找着。」

「咳，做夢呵！人家就要你開走，還等你天亮……」

陰沉沉的張老三將手朝膝頭一拍，憤慨地站了起來，離開火堆，朝黑暗中走去。

「誰叫我們開走，我們就同誰拼命，看他有幾條命不成！」

羅老么把吃完了飯的碗筷向地上一丟，砰的一聲便碰掉了一隻缺。

「對，對，對，羅老么，我們擁你做總司令。」

另外好些人都這樣叫了起來，雖然一半含有開玩笑的意味，但衆人想鬧鬧事

的心情，却是完全表露出了。

盧狗娃吃完了飯，在馬鞍上偷尋別人的葉子烟，看見馬足邊裹着棕毛蓑衣纏得呼呼直響的張老八，便大聲地嚇他道：

「打來了！還在睡呀！你這死人！」

張老八被他驚醒，但只咕嚕着翻了個身，就又睡回去。

陳老九望着手上的飯碗，出了一會神，忽然將碗一翻，飯粒潑了一地。

「吃他媽的！」

「哼！」

衆人對他都不像對羅老么那樣，大家都吃驚地望着他，因爲他一向是不同人開玩笑的。

「兄弟，不是說說就算的，我們得預備幾根棍子！」

劉三哥聽見陳老九這樣說，才把疲倦了的腰幹伸了一伸，站起來搖着手道：

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去看看，……他們不會叫我們開走的。」

劉三哥拐着一隻走痛了的足，越過幾匹馬的屁股，向洋官和龍老板他們的火堆走去。張老三便陰陰地隨在後面，同劉三哥保持着不遠不近的距離。

「來來來，劉三哥，喝一杯洋酒！」

龍老板知道劉三哥是馬夫們的頭子，就這樣地歡迎他，接着又說：

「等一會，你叫他們去上好駝子，今晚辛苦你老人家！」

劉三哥曉得開走是真的了，心裏很是氣忿，並不接受龍老板遞過來的玻璃杯，只把兩臂張開，擺着短鬚髯的下巴。

「你去叫他們嘛。這個燒紅的炭團，我是不能捏的！」

龍老板並沒有生氣，反而高興他這樣的話，立刻望了洋官一下，又望繙譯一下（這是他一路來養成的習慣，同洋官說話，必然要看一看繙譯的臉的）說道：

「大人，你看嘛，我不是說過不能逼他們嗎？」



老板也不希望他的馬匹再走了，所以表面上看起來，好像他是同情馬夫們的請求一樣。

洋官和繙譯望了一會，講了一陣洋話，便叫龍老板同他們走去商量，這是不願意使劉三哥聽見的，但躲在黑暗中的張老三却悄悄尾着去，約略聽見了一點。

「不行，不行。」

「小聲點！小聲點！」

繙譯對龍老板下着警告。

「才添五十元麼？」

「小聲點！小聲點！」

隨即聽不見什麼了，只聽見附近的馬，不時噴着鼻子，和沙沙搖着尾巴的聲音。不久，三個人帶着滿足的容顏出現在火光裏面了。龍老板抓着劉三哥的肩膀

興奮地說道：

「劉三哥，大人答應了，……真費我一翻唇舌呵，……去叫他們息夜吧，……把馬好好喂一頓哪！」

洋官雙手插在外套的衣袋裏，靜靜地看着龍老板和劉三哥，嘴角邊上浮出一個略帶惡意的微笑。

「嘎嘎，」劉三哥站了起來，將自己纏在頭上的黑帕子放鬆了，重新又裹好，正頂備要走，却給龍老板抓住道：「吩咐他們小心點，晚上怕有野人來搶駝子。聽見打槍也不要驚慌。」

洋官吩咐幾個洋兵，提一盞馬燈向剛才來的路上走去。

於是，一切的騷動都變成安靜了。

但是老愛抱怨的羅老么因為躺在不平的山路上，足底板下刺傷的地方，又在熱辣辣地癢痛，便仍舊喃喃地說着氣話。

「這樣真像挺屍呵！蚊子又這樣多！」

同時他伸出兩手，拍拍地打着圍攻臉部的蚊羣。

給他吵醒了的盧狗娃，就從被捲裏鑽出頭來，罵了一聲：

「人不宜好，狗不宜飽。」

又馬上縮了進去。

「你罵哪一個？你罵哪一個？」

沒有回答。

「算了，算了，」陳老九發出不耐煩的鼻音，「一路上就只聽見你怨天怨

地！」

「我要問他到底罵哪一個？」

羅老么一面搔癢，一面支起身來，忿忿地追問，好像要借此發洩一肚的冤

氣。

盧狗娃一動不動的躺着，就像睡熟了一般。

劉三哥躺在稍遠的一根樹下咳嗽起來，很吃力地叫道：

「大家安靜一點，安靜一點！真要命啊！」

睡在這邊的張老三還被裝在肚裏的懷疑擾得不能入睡，聽見劉三哥是那麼安心，便翻了個身，咕咕嚕嚕地埋怨道：

「簡直是信進去了，看嘛。」

陳老九，伸起足來踢他一下。

「滾開吧，你這陰談鬼！」

這時山那面起着一聲兩聲的槍響，大家就都自然地靜下去了。

龍老板一手提着馬燈，一手湊在嘴上呵氣，在馬和貨和人擠着的路上，巡視了過來，同時怯生生地喊着熟睡的人。

「喂，起來，起來！聽呀，後面有野人兵呵。……」